

開明文學新刊

少年遊

吳祖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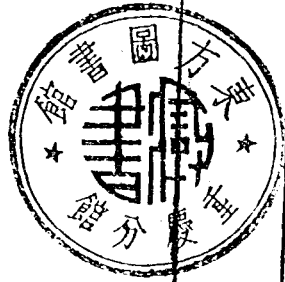


174.6
7.33-47
2

吳祖光著

少年遊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文學新刊圖



3 0614 2529 8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業餘，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中一路四德村四十一號碧廬吳祖光先生

成都：五世祠堂街華西晚報社陳白塵先生

昆明：工字六九九號僑箱吳祖光先生

序

今天我坐在春天的成都的一個小屋裏，望着窗外陽光下粉紅淡紫的桐花外的一片片白雲，不知飛向何處，就又讓我想起北平來。

想起那時候——離現在不過幾年，可是像古代一般的遙遠了——對着書桌上攤開的一本地圖發呆，想着「四川離我多遠啊！有沒有一天到重慶去，到成都去？」這想望是渺茫的，心裏知道不過只是想望罷了。

但是這想望不再是想望了。再也沒有料到我們如何越過這萬水千山的艱阻，在四川過這七年歲月。

這些日子是辛酸的，憂愁的，痛苦的；也是興奮的，愉快的，歡笑着的。但是辛酸也好，歡笑也好，我們都爲那日子飛快地過去暗自震驚。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

然而烽火不但沒有消淨我們的意氣，却逐年逐歲地呼喚起更遙遠的記憶。

我懷念那生與長的地方，那地方的人民，我親近過的朋友，那怕一朶海棠花同一星塵土，都夠我低回多半天的。

我要向那地方訴說着我飄零的遭遇，無時忘懷於眼前身旁的人和事。訴說我的感謝，我的喜悅與憂愁。愛這裏，愛那裏？愛過去，愛現在，期待將來。

不知我們以後再相逢何處？寄我一時也是永久的情懷，於是我寫「少年遊」。

三十三年三月，吳嵐光。

全劇分幕

第一幕

夏天，淪陷後的北平某大學女宿舍。

第二幕

三個月後，秋天，一個小公寓裏。

第三幕

幾天之後，公寓裏。

全劇人物

董若儀

小 豹（不上場）

陳允成

洪 濤

白玉華

顧麗君

周 桐

章子賓

姚舜英

蔡松年

李 媽

警 察
探 捕 甲
探 捕 乙

「您看我這滿身灰塵，一頭亂髮，狼狽的樣子，似乎有點疲憊了罷？其實我是一身辛苦，滿腔興奮。我能由北平逃到重慶，總算看見大後方的情形，吐出了我那口久壓在心頭上的鬱悶。在兩路口，我一下車，就遇見我的爸爸，我們爺兒倆六七年不見了，我們分別的時候，我才剛上初中，今天我已是大學生，若不是我認得出他老人家，他還以為我是別家的旅客呢。我一見着他，不由得我的淚花兒簌簌落下來了。他老人家問我怎麼啦？我說你老別難過，我在路上沒有受什麼委曲，我心裏有六七年的鬱悶，不哭不痛快！

是的，哭有什麼用？今天我非但不哭，而且張口大笑了。我看這兒的同胞面容雖瘦，但精神却都很好，不像北平那班「高貴」的漢奸們身板胖胖的，但愁眉苦臉。

您問北平的一般情形怎麼樣？這真是「狗咬刺蝟，無處下口」，您要是不忙，

咱們就來個整本大套，第一回您就拿我這大學生開刀吧。

……
——大公報——

「北平大學生續紛錄」

854.6
433-47
2

第一幕

人物：董若儀

段允成

洪 蓄

白玉華

顧麗君

周 樹

章子賓

姚舜英

蔡松年

北平——敵人叫它「北京」的——盛夏，學校裏夏季結業的日子。

這天也是最高班畢業，全校同學牽繫着在這國土淪陷的艱難歲月裏的數載同窗的情分，分袂在即，不免隨別依依之感，所以在上午開了一個全體歡送的大會，學





校當局也宣佈整天開放男女宿舍，准許同學們作相互之間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把晤。

女宿舍裏的一間房子。

董若儀，顧麗君，洪蕓，姚舜英，四個人住在裏面四年了。屋子很溫暖——在夏天說「溫暖」是不合適的，但我指的是感覺上的溫暖——，很精緻，分擺着四張床鋪，書桌，衣櫥，茶几，小圓凳子。

壁上的裝飾代表着四個人不同的個性，譬如董若儀牀前掛一條小小的山水單幅。顧麗君則牀旁一大疊箱子，牆上釘滿了如秦隆鮑華，碧蒂黛維絲，程勃泰勒，晶姬羅提絲等等的明星照片。姚舜英這一邊貼了一張木刻的人像。洪蕓在牀欄干上面斜斜地插了一對很長的孔雀翎子，旁邊掛着一頂大草帽，草帽上還別着花。

爲了宿舍開放，雖然屋裏住的人就要搬走，却在這最後一天特別佈置了一下，床單換上了新的，桌上，茶几上的花瓶裏也都插上了鮮花。

這天天氣陰陰的，人們久旱望雲霓，可真有點兒像要下雨的樣子了，院子裏也居然有點兒微微的風從開着的門和那些半捲着竹簾子的窗外吹進來，雖然盛夏，却有涼意。

時還已近黃昏，屋裏一天熱鬧，忽然顯得格外清靜，只是窗外門外的院子同隔壁屋裏仍舊傳來一陣陣的語喧嘩。

只有董若儀一個人留在屋裏，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斜倚在洪蓋的床上俯着身子玩璞克牌。窗外似乎有人走過，董若儀擡起頭來。

董 (向窗外) 誰？是不是小魏？

(向外面) 一個女孩子的聲音：是我，幹什麼？

董 勞你駕領手給我把門帶上。

(女孩子已經走到門口帶門。

(女孩子) 怎麼，天沒黑你就睡？

董 (憤憤地) 我要清靜會兒，煩死了！

(女孩子笑笑) 大姐姐又生氣了……

(女孩子走遠了。

董 (喃喃地) 畢業就畢業！開放那門子宿舍？

(董若儀滿氣把褲往床上一擡，面向裏睡在床上。

〔她蠕動一下，抓過身邊一把芭蕉扇蓋住了臉，好擋住窗外照進來的亮光。

〔有人敲門。

〔董若儀回頭張望一下，又轉過身去，扯了床上的大毛巾蓋在身上，不理。

〔門又敲了兩聲。

〔見没人答理，外面的人把門推開了。

〔陳允咸向屋裏看，見有人睡在床上便躡手躡腳走了進來。

〔陳允咸四面端詳，只是睡在床上的人用扇子遮了臉，看不出是誰。

〔陳允咸看見壁上的裝飾，斷定是洪蓄睡在床上。便走近去。

〔陳允咸不知怎麼好，猶豫了半天，便俯下身去。

〔陳允咸低頭向董若儀頸子吹氣。

〔怒〕誰那麼討厭？

〔陳允咸急退後。

〔董若儀怒容滿面，一翻身坐了起來。

〔站得筆直〕董大姐！

董 (見是他想發脾氣沒發出來) 小傢伙……

陳 (鞠個躬) 我來給你道喜。

董 (啞嘴) 給我道喜?

陳 真的。

董 別胡扯了! 誰不知道你是來找洪蓋的。

陳 大姐冤枉我, 我真是來道喜的。大姐畢業了, 我還不該來道喜嗎?

董 也不是我一個人畢業。

陳 我全給道喜, 就是我實在對不住, 我來晚了。

董 (牢騷滿腹) 畢業就是失業, 人家煩都煩不及, 還甚麼喜呀?

陳 可我還是說畢了業好, 這鬼書念着可有什麼勁兒?

董 敢情你是少爺, 我們沒家沒業的, 不念書, 不做事, 就得餓肚子。

陳 (支吾地) 想法子, 想法子……

董 (擺擺頭髮站起身來) 想法子, 你給想!

陳 你別發愁, 我們慢慢兒來。

董 王後像兒來了

陳 (轉換話題) 你們這間屋子真不好找，我要走出去了，還是小魏指着我來的。

董 她沒告訴我在屋？

陳 她衝我擠咕擠咕眼兒，我也不懂是幹什麼。

董 (怔一下) 這屋子你沒來過？去年你沒來過？

陳 你忘了？去年宿舍開放我回家去了。

董 明天放假，你還回家不？

陳 要回去。

董 那天走？

陳 明後天。

董 那我托你一樁事。

陳 (必恭必敬地) 大姐吩咐。

董 你別做這種怪樣子，我要你把這半年上海出版的新的小說劇本給我買一份全的帶
來。

陳 (搖手) 這可不行，這可不行。

董 爲什麼？

陳 你可不知道車站上的日本憲兵多霸道，查出來你有書就是學生，知道你是學生，那麻煩可就多了。

董 (瞪着眼) 這是說是不帶。

陳 (無奈) 我瞧着辦好不好。

董 隨你便。

陳 你要是要絲襪子，口缸什麼的，我保證辦到。

董 我要絲襪子口缸什麼？

陳 好罷，你要的書我給你儘量想辦法就是了。(東張西望) 大姐，洪蕪跑那兒去了？

董 (笑了) 我就知道你拐灣兒抹角兒就是要找洪蕪。

陳 (陪笑) 大姐告警我，她到底到那兒去了？我那兒都找到，也找不着。

董 我問你，你這一天跑到那兒去了？我們也到處找你找不着。

陳 (搖頭)不用提了，不用提了。這一整天誰不得閑，好不容易才拖出身來。

董 哼，誰不知道你，又是上什麼表姐表妹家去了。

陳 (擺手)你聽，什麼？

(兩人側耳傾聽。)

(遠遠有人聲漸走漸近，像是有人在哭，有人在辯。)

陳 大姐，有人在哭……

董 (向外走)別聽！

(董若儀沒走到門口，已經有人推門進來。)

(白玉華在最前，嗚咽着，眼睛都哭紅了。洪蕪扶着她，顯麗君跟在後面。)

董 (非常好奇地)怎麼了？為什麼哭？

(白玉華癡立着。)

洪 (半哄半嚇)別哭了，我不許你哭了。

(忍住淚答應)嗯。

董 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

洪 敦啓摩的方先生告訴她有三門功課不及格。
董 那三門功課？

（搶着說）猜也猜得出的。

董 我就猜不出來。

可是剛才我一猜就猜對了。

陳 （擠上前去）讓我猜？

你猜吧，看你靈不靈。

陳 準是這三樣：數學，物理，化學。

董 若你走開了

（笑罵）這個死東西！

（拍手大笑）對，對，對，一點兒也沒錯。

還有什麼難猜，就拿我們這四個人說吧，誰在中學的時候不討厭這三門功課？白

玉華你聽我說，不要緊，我去年也是這三門不及格，還加上一門日文。

白 我的日文也不及格。

陳 那你就完全跟我一樣，可是我照樣中學畢業，照樣進大學，再過兩年我照樣見大學畢業，出洋當博士，回國做大官！

洪 胡說八道！

陳 不，絕對正確，勤學頂多學會了加減乘除，就夠你用一輩子。物理，就是無理，就是無理取鬧的意思。化學學會了，除了變魔法，就沒別的用處。

是呀，我不懂物理化學，還不是畢業了？

（得意地）怎麼樣？

人家難過得不得了，你還在這兒瞎扯。

怎麼？白玉華，你告訴我，我給你惹法子……

（從屋角那邊冷冷地）又來了，你就會說：想法子。

（低聲向白）別理她，她有神經病，害害我。

（豎起陳允廣在罵她）什麼？

（非常誠懇地）白玉華，你說不說。

你看志氣也好，說不先他罷，替你罵兒住。

白 別了，你跟他說。

白 (擡頭向前看，像是自言自語) 我倆家窮……

突然沈默，陳允成原是半開玩笑的樣子，這下子也靜下來了。

白 常常窮得連飯也沒得吃的，爲了我上學，我爸爸到處借債。北平淪陷了，我爸爸媽媽老，弟弟妹妹小，家裏重，也不能跟着政府走，爸爸又不肯給橫新政府做事，借錢過日子，看見什麼都生氣……

白 (招手低聲) 小陳，你過來。

陳 (轉過頭) 什麼事？

白 洪喬找了你一天，你跑到那兒去了。

陳 我……

白 (向陳允成背上打了一下) 聽着！

陳 (應答不迭) 聽着。

……前兩個月他就病倒了，是氣病的。

小黃若儀也走過來傾聽。

陳 (驚愕) 病了兩個月？

白 (點頭) 兩個月不能起床。媽媽要去招扶弟弟妹妹們，我就去扶侍爸爸的病，空

下來才能上學，我曠的課沒有時間補，我的數理化本來就不好，今天方先生告訴

我，說我不及格，還有日文也不及格。

日文！誰及格誰是漢奸！

陳 我一共四門功課不及格，就不能升班。

白 那就多唸一年。

陳 (淚流滿面) 不行了，就是不留班，爸爸已經沒處再弄到錢。這麼一來，我連去

跟爸爸說話的勇氣都沒有了。

白 白玉華低下頭去。

陳 (把洪濤拉在一邊) 洪濤！

洪 你有什麼法子沒有？

陳 (想了一想) 有。

白 (顧麗君亦湊過來聽)。

陳 我去弄一萬塊錢來供她唸兩年書，以後再說以後的。

洪 你那兒去弄錢？你昨天不是還在借債？

陳 我有辦法。

洪 你有什麼辦法？

陳 我明後天就回家，到家之後，你給我打一個電報，說：「連這欠款五十元！」

洪 胡扯！你什麼時候欠我錢了。

陳 唉，我爸爸說不肯給我多錢，可是知道是還債的，也就只好給我了，我寄給你，你就給他。

洪 讓你爸爸知道了，多不好！

陳 沒關係，第一他根本就不會知道。再說我爸爸的國難財不知道發了幾千萬，花他這點兒錢，都便宜了他。

陳 那就多加五千，給我。

洪 可以，可以，滿不在乎，要錢用的話，只管說，別客氣。

（皺眉）麗君，別在這搗亂。小陳，我得問問她，你對她的忙，她接受不接受。

陳

（睜目）她會不接受？

董

（插嘴）窮人的骨頭特別硬，那可說不定。

洪

我去問問她。

（白玉華已經走過來。）

白

（低聲）不好，洪姐姐，這不好。

陳

（急了）沒有關係呀，沒有……

白

不是，我不能……我也沒錢還。

陳

不要還的，一定不要還的。

白

（搖頭）說不出話來）我……我……

洪

我想也不要緊的，有時候我們也儘要能夠接受朋友幫忙的勇氣的。

董

好哇，洪蕊也說出這麼哲學的話來了。

洪

大姐；覺得我有理不？

董

（點頭）有理。

洪

（對白玉華）所以你聽我的話。

白 (沈思) 我一年只用過一千塊錢。……

陳 (訝然) 一千？這麼少？

洪 誰像你闊少爺那麼亂花，你以為我們一年要用多少錢？

陳 我真不知道。

頌 出門不坐車，不添一件衣裳，光是學費跟包飯的錢，一千塊錢勉強夠一年了。

陳 那還是給你用着再說。

白 (止淚，愁容漸放) 我回去問爸爸。

洪 你去問，告訴他是好同學幫忙，不要緊的。

陳 真是不要緊的。

(赧然)……陳允成，謝謝你……

(興奮地) 別謝我，用不着謝我。

洪 姐姐，我走了，我回家去。等一會兒再來

快去，我等你。

白 白玉華無法地向大家作別，撒麩子走出去。

「董若儀回到床邊坐着發楞。」

洪（目送白走後，轉回身來）小陳，我們這麼做對不對？

顯有什麼不對？

洪（搖頭）要是白玉華我也許不會接受這幫助的。

顯可是剛才還勸她接受，事情也是你一個人起的頭。

洪我只爲了她實在困難。

陳你還說有時候我們需要她夠接受朋友幫忙的勇氣。

洪我祇是對她說。我就不行……

陳那你只要看清對方是什麼人。譬如我……

陳（皺眉）不談了，不談了，我問你，你明後天真要走？

洪真的，我爸爸給我打了幾個電報來，催我一放假就走。又是我再玩幾天，可是那個吳老伯一天到晚盯着我，一見着我說，還不走？還不走？

洪那我希望你明天留一天，後天走。

陳（欣然）好。

洪 因為明天我要你幫我們搬家。

陳 明天就搬家？

洪 畢業了，不搬，還等人家來閱呀？

陳 誰敢閱你了。

洪 那你是不同意幫忙？

陳 （把洪薙拖到牆角）你聽我說……

洪 說什麼？

陳 （臉漲紅了低低地）……隨便你叫我做什麼事情……在你面前，全世界的驕傲都沒有……

洪 （一扯，走開）不幫忙算了，少這麼妖精妖怪的。

（外面有人叫：顧麗君，有人找！）

（顧麗君正在注意陳允成說些什麼，聽見人叫，就跑出去了。）

陳 （有點不得下臺）……我後天走，你要的東西，不等我回來，先托人給你帶來。

洪 （黯然）不要了，我不要了……

陳 (惶惑) 怎麼？我摸不清你心裏……

洪 世界上有的是只要能吃飽了飯就算是最滿足的人。可是，我還想這個那個的……

我真是太奢侈了……

陳 (不知說什麼好)……這……

洪 (見陳允成急得可憐)我忽然心裏難受，你別管我。

(默然。)

陳 你別難受，今天晚上我陪你到三星去。

洪 (搖頭)不高興。

陳 (無奈)連跳舞都引誘不動你了？

(洪蓋不作聲。)

陳 我後天走，這就算我們最後一次跳舞。我們先到三星，再到北京飯店，把所有的
大大小小的跳舞場都跳光它。

洪 (心爲之動)……你還約了別人沒有？

陳 隨你，你愛約誰就約誰。

洪 (點頭) 好。

陳 (嚥出一口氣) 好容易天晴了，只有跳蚤是我的太陽。

洪 你再廢話，我還是不去的。

陳 還是去的好，不然一個人更生氣。

洪 (跳起來) 我打扁你的頭！

陳 (急向後退，伸手進衣袋拿出一個紙包，一下塞在洪齒要打人的手裏) 別，

別……

洪 什麼東西？

陳 Chocolate-Nuttye！你頂愛吃的。

洪 (陳允成說完就往外跑)。

洪 (笑了) 死鬼！

洪 (陳允成在外面伏在窗口上)。

陳 哈囉！

洪 討厭！你還不走！

陳 我第一次進女宿舍，以後你們要搬走了，讓我多看幾眼這屋子。
洪 你看好了。

陳 (手指着) 那兩根孔雀毛我認識。

洪 廢話，你當然認識。

陳 我問你，你們明兒搬到那兒住？

洪 姚舜英出去接頭去了，等她一回來就知道了。

陳 姚舜英到那兒去了？

洪 一早出去了？不知道。怎麼？晚上跳舞你要請她？

陳 (吐舌頭) 那不是找挨罵？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我問你……

洪 麻煩死了，你怎麼還不走呀。

陳 女宿舍開放，我應該偷點兒東西走的，空着手我不走。

洪 (把已經剝開的糝塞一塊在陳允成手裏) 去罷！

陳 好，好，走了，晚上八點鐘在操場上等，(要走，又回頭) 還有大姐姐？

董 (冷冷地) 我還當你把大姐姐忘了呢？

陳 那不敢。(轉身走了)一定來。

董 就是不來。

(陳允成的聲音：一定來，一定來……便走遠了。)

董 這個小傢伙，挺聰明的，就是一天到晚胡鬧。

洪 (給董若儀吃糖) 大姐你吃糖。

董 還有你！哭也是你，笑也是你，剛才一付國家將亡的樣子，現在又高興得這樣。

洪 (往床上一倒) 畢業了，不高興？

董 你就不想想畢了業以後怎麼辦？

洪 現在高高興興的，不想這些惱糞事。

董 什麼時候想？

洪 等跳完了舞再想。

董 那不又是樂極生悲？

洪 (一下子坐起來) 你就是這樣愛掃人的興。

董 我又何必一定湊人家的興？

洪

（不能忍）我知道你是因爲……

「董若儀忽然一陣咳嗽，喘得直不起腰來。」

洪

（跳下床來扶她）怎麼了？

董

（推開她）不要緊，不要緊……

洪

（懇切地）你昨天去找了醫生，醫生怎麼說？

董

（緊張起來）誰說我找醫生！誰說我找了醫生？

洪

昨天上午你不是去找朱大夫的？

「董若儀喘氣，不說話，洪若儀也懂得了董若儀的心理，不敢再說。」

董

（請誦她）我昨天是去找過朱大夫，還是流行性感冒……不要緊……就會好……

洪

我去爲你給你嗎。

董

不要……

「洪若儀向外走，願若儀正從外面迎面而來。」

洪

誰找你，你跑到那兒去了？

頭

誰也不找我，一個是找你的，一個是找姚輝英的。

洪 誰找我？

顯 向她耳語）章子寰。

洪 討厭！我不理他！

顯 他說他給你寫了信的。

洪 我全撕了。叫他吃飽了在家待着，少找釘子碰！

顯 別嚷！他在外頭。

洪 （蹣跚）不叫他進來！

董 （幸災樂禍）宿舍關緊，怎麼能叫人家進來？

洪 （怒氣沖沖要奪門而出）我管不着。

（洪蓋推門要出去，誰知門外站着一個陌生人。

洪 （後退）啊……

那人 （行禮）你是洪小姐？

洪 （茫然）我叫洪蕩。

那 我來找姚蕩英。

洪 她一早就出去了。

那人 我姓周。姚舜英約我這時候來的。

洪 (想起來) 啊！她跟我說過……是周栩……周……

周 就是我。

洪 她臨走的時候說了，說要是她沒回來叫你在這兒等她一會兒。

周 好，我就在這兒等她。

洪 (讓他坐) 你請坐。

周 (毫不婉轉) 我自己坐，我不礙你的事。(自己找個凳子坐了)

(洪蓋見周栩說話刺耳，呆住看他。)

周 (立起一躬又坐下) 不要管我。

洪 (不悅) 你說什麼？

(指外面) 你外頭還有客人。

(周栩便從衣袋裏拿出一本書來看，不再說話。)

顧 (擠眼睛) 車子窶。

〔洪濤跨氣，又想走。〕

章子寰探身進來。

密司洪 密司董。

〔董若儀和洪濤都對他淡淡地招呼一下。〕

〔又對坐着的周栩點一點頭〕喂。

〔周栩也同他打個招呼。〕

〔把腋下夾着的兩個網球拍同一箇網球放在門邊〕我來參觀。

〔敷衍〕哼……

〔故意〕歡迎得很。

你個今天都穿得那麼漂亮！

〔沒好氣〕畢業了還不漂亮！

〔用手搔頭〕對。對。我真糊塗。

〔洪濤背轉身去。一雙發怒的眼睛將將與坐着的周栩打一照面。〕

〔周栩對她會心地點一下頭。〕

章 (坐下拿出手絹擦臉上的汗) 好熱！

頤 今天怪涼快的，你成熱！

董 (尖嘴利舌) 熱血男兒嚙不熱？

章 大姐拿我開心。

董 誰是你大姐！

章 (雖碰釘子，滿不在乎) 唔。唔。唔。

頤 (學他) 「唔。唔。唔」像雞叫。

章 不得了，我到了這兒，真是「四面楚歌」。

董 「四面楚歌」，頂多不過抹頸子自殺完畢。

章 不，在自殺以前，我還得仔仔細細參觀這屋子。

頤 你參觀就好了，說個什麼勁？

章 不說就不說。(室內環走，四面張望) 誰的？這六口大箱子。

頤 我的！你要偷？這麼賊眉賊眼的？

章 宿舍開放，本來就允許偷東西的。(向洪蕩) 是不是？密司洪？

洪 (不理他，却去同周栩談話) 姚舜英還沒回來。

周 是。是。我再等她一會兒。

洪 你等她好了，不要緊。

(「童子寰隨時注意着他兩人談話，周栩亦有所覺。)

周 好。好。

洪 (故意找話說) 我常聽姚舜英提起你。

(「董若儀同顏麗君亦往這邊看。)

周 (大聲) 是的。我跟她是親戚。

洪 (意外地) 親戚？

周 我的表嫂的姑母是她姨母的表嫂。

大家 (茫然) 什麼？

周 我弄錯了，我弄錯了，我的表嫂的姑母是姚舜英的表妹的姨母。

周 (瞪大眼睛) 那麼你是姚舜英的什麼呢？

周 (搖頭) 不知是什麼，就是這種親戚。

章 (「童子宴沒聽到什麼正經話，掉轉頭去，仍舊滿屋亂轉。

章 (發現桌上洪藩的糖) 巧克力！是不是招待客人的？

董 那是洪藩的糖，你問他。

(「洪藩死勁地瞪了董若儀一眼。

章 那當然是待客的咯。(拿了一塊放在嘴裏)

洪 (搶過桌上其餘的糖，分給大家，拍一拍手) 分完了。

章 我還沒有。

洪 對不住，剛才你自己拿的已經是過分的了。

(「童子宴」哈哈一笑，自己下臺。

章 (看看牆上的木刻像) 密司姚怎麼還不回來？

你問誰？

洪 (鞠躬) 就問密司洪。

章 (乾乾脆脆) 不知道。

顯 (覺得過意不去) 出去了，還沒回來。

章 到那兒去了？

（上前）你打聽那裏仔細幹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

（外面忽然一陣亂。

什麼事？

（大家跑到窗前去看。

（周樹一直低頭看書。

（章子寰趁衆人不覺溜到洪蕪床前，將茶几上的一封信拿起塞到口袋裏去。

（却被周樹看見。

（回過頭來）有日本憲兵。

（驚起）是不是又要抓人？

爲什麼？又爲什麼？

這個月又抓過四次人了。

（很嚴重地）別說了，別說了，這種事還是不加討論的好。

董 章

章 洪 董 願

洪 (借此脫身) 我要去看。(向門外跑)

章 (喊住她) 密司洪。

洪 (轉身) 什麼事?

章 (很誠懇地) 這種事我勸你實在不要管，而且馬上就沒事了。我的意思……

天很難得的，很涼快，我來約密司董密司洪……密司願去打網球。

(站了起來) 怎麼？把我一個生人關在女宿舍裏嗎？

周……還有這位……

我姓周。

也歡迎周先生去。

(搖頭) 我祇是說說，我不打網球。

我也謝謝了，我也不去。

不要客氣。

同學們，有什麼客氣的，我是根本不會打。

那末……

董 洪齋打得好，她會去的。

章 那頂好，……

洪 我有事不能去……

章 千萬別客氣，晚上我還請吃飯。

洪 也不能去。今天的晚飯要在學校裏吃。

洪 我也是最後一次。

章 (笑笑) 決對不去。

洪 (轉過臉來) 密司顯。

頭 我一個人不去。

章 那我真下不來臺了。

洪 (作眼色) 麗君。

願 好，我跟你打會兒網球。

章 (長吁一口) 好，就走？

(章子囊彎腰拾起球同球拍。)

「周栩將將在他身旁，伸手將他方才取去的一封信從袋裏抽出來，放進自己衣袋中去。大家都不覺得。」

「顏麗君對大家擠擠眼睛，先跑出去。」

再見。再見。

謝謝你。

「童子寰出門而去。」

（看看周栩）有這麼討厭的人。

是同學？

不看他同學，早就把他開出去了。

只有那位小姐脾氣頂好。

顏麗君平常總是幫我忙的。（忽然想起來）大姐：童子寰剛才在這兒鬼頭鬼腦

的，會不會偷了我們的東西走？

我沒有東西給他偷。除非你有什麼寶貝。

（忍無可忍）大姐，你今天怎麼了？

董 我怎麼？

洪 你爲什麼總是跟我搗亂？

董 我怎麼跟你搗亂？

洪 我不喜歡章子寔來，你站起來說「歡迎得很」，我明明不愛理他，你偏叫他
去打網球。

董 宿舍開放，你們的大朋友小朋友從早上到現在鬧了一天，我也沒說話，章子寔
來，我就說不得一句「歡迎得很」？打網球囉，你本來是我們的網球選手，我也
沒有說錯。

「洪誇氣得說不出話來。」

洪 爆發）我知道你是因爲……（不忍說下去）

董 因爲什麼？

洪 你就從來不願意看見別人高興，你就喜歡別人也跟着你發聲嘆氣。

董 （低下頭）你這麼說我……

洪 （一口氣說出來）你就是這個樣子，你不高興的時候，看見別人高興，你就生

氣。

〔董若儀臉都發紅了，低低咳嗽了幾聲。〕

本來有什麼可高興的呢？

〔周初暗地向洪嵩搖手。〕

〔洪嵩忍着氣往床上一坐。〕

誰把我的床弄得那麼亂？

〔擡頭〕我。

也是你叫我們大家把屋子收拾整齊好招待客人的，現在你自己先把屋子弄亂？

反正明天要搬走了，有什麼關係。

你說話算話不算話？

畢業了，你還找我吵？

〔頓足〕我爲什麼找你吵？

〔周初走過來，站在她們當中。〕

洪小姐，不說了。

她沒理嗎？

你不是叫她大姐的麼？

（走開）大姐也不該不講理呀！

〔董若儀和洪蕩一邊一個坐下，都在生悶氣。〕

〔周因站在中間無可奈何。〕

周（自語）姚舜英還不回來，我等不及了。

〔門外人聲，別急，說曹操，曹操就到。〕

〔姚舜英已經站在門口。〕

姚（走進來）你等了半天？

周可不是半天。

姚我的朋友你都認識了？

周而且都很熟了。

（轉身向門外）進來呀！你怎麼待在外頭？

〔門外站着的葉松年土頭土腦地跑了進來。〕

姚 請坐。

〔蔡松年傻傻地四面觀望。〕

姚 請坐：我叫你請坐。

蔡 〔口吃地〕不，不我站著好了。

姚 你跟我客氣什麼！

蔡 是，是……〔找了個凳子坐下〕

姚 〔像哄孩子〕你先坐著等一等，我辦完一點事再跟你談話。

蔡 是，是。

周 〔對周翔〕現在就交給你，你馬上帶走？

周 點頭）可以。

〔姚舜英俯身從床底下拖出一支小箱子，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個小小的布口

袋，裏面像裝着方形的東西；另外又有一個報紙包。

周 〔都交給周翔〕現在帶走，明天再帶到新地方來。

好。

姚 明天搬家還要你來幫忙的。

〔姚舜英四顧，注意到洪藩。〕

姚 噢！這個大孩子怎麼啦！唯恐得都可以掛油瓶子了！（走過去）誰氣了你？

〔洪藩不理。〕

姚 〔看見董若儀更爲驚奇〕怎麼？大姐也這麼氣鼓鼓的？

〔董若儀也不作聲。〕

姚 到底怎麼會？

〔兩人仍舊不響。〕

姚 這是幹嗎呀！趕上今天這大喜的日子！

〔兩人毫無下臺之意。〕

周 我走了。

姚 好。你趕快走罷。（很世故地笑）周先生可別笑話，我們四個人算是一家，這家

子人雖不多，可是家務事來得個熱。

周 （附合）沒什麼，那家子不鬧個鬧氣？

周 周樹向外走，姚雲英跟着他，走到門口忽然轉過身來。
我差一點兒忘了一樁事。洪小姐。

（洪雲英翻翻眼睛看着他。）

周 我忘了告訴你，你茶几上有一樣東西丟了。

（大家都緊張起來。）

洪 站起來。什麼東西？（找）沒丟什麼東西呀？

周 好像是一封

洪 想了一想。爸爸寄給我的信！（急起來）那兒去了？那兒去了！

周 剛才來的那個姓章的？

洪 章子寰。

周 被他偷走了。

洪 大怒。他是什麼東西！（望着董若儀）我說不叫他進來的！（對周樹）你看見爲什麼不早說！

洪雲英沖沖地向外走。

姚 你到那兒去？

洪 他在操場上打網球。我去找他！

周 （把信拿出來）交給她（用不着去找他了）。

洪 （昏惑）你？

周 我看見他偷去的。可是在他走出門的時候，我又從他口袋裏偷回來了。

洪 （愣了半天）這人多無聊，偷我爸爸的信有什麼用？

周 他並不無聊，他只是想找一點兒秘密。

洪 （更胡塗了）秘密？我爸爸有什麼秘密？

周 他並不知道是誰寫的信。

洪 那爲什麼？

周 （周朝向姚舜英打招呼，像是問能說不能說，姚舜英向他點點頭）。

周 他只是想找點兒秘密，可是屋裏除了這封信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他夠偷走的東西了。

董 （忍不住）這到底是……

周 (一笑) 姚舜英會告訴你，明子兒

〔周初向外走。〕

(叮嚀) 走過操場的時候，當心被球打着了。

(一笑) 不在乎，你忘了我也作過選手了。

〔周初走出。〕

(望着周初遠去，疑惑地) 這個人……

怪裏怪氣的。

是不是你的 *Sweet Heart* ?

(打她一下) 別胡扯！我的丈夫在這兒呢。

〔董若儀和洪蕾大出意外，洪蕾不覺吐了一下舌頭。〕

(笑) 他總是這樣一聲不響的，我差點兒把他忘了。(介紹) 這都是我的同學；

董若儀，洪蕾。

〔蔡松年站起來畏畏縮縮地同她們招呼一下。〕

〔若俊回到自己床上去。〕

（洪壽霖在窗前重讀她爸爸的信。）

姚 你來了半天了？

蔡 （聲音很低）有一個多鐘頭。

姚 （意思不到）就一直站在門口等了

蔡 門房說你出去了。

姚 （無奈）你真是……你看，這就是我住了四年的小屋子。

蔡 （四下看了一下）喂，喂……

姚 你找我有什麼事？

蔡 （搖搖頭）沒什麼事？

姚 沒事？

蔡 昨天二舅爺說你畢業了？

姚 是今天畢業。

蔡 （囁嚅地）我來……我來看看……

姚 問我往哪怎麼辦是不是？

蔡 是。

姚 我當然不會回家去。

蔡 (很痛苦地點頭) 嗯。

姚 我還是教小學，自食其力。

蔡 可是你以後住……

姚 我明天就搬出學校。

蔡 ……你能告訴我……(膽怯)是什麼地方？

姚 能，西皇城根四十號興隆公寓。

蔡 (插嘴) 公寓定好了？

姚 定好了，明天接。

蔡 你……你一個人……

姚 你不必擔心，一共四個人，還是我們這屋裏的四個人。

蔡 (安慰了些) 那就好了。……我得回去了。

姚 媽限制了你的時候？

蔡 (低語) 她叫我一個鐘頭就回去的。

姚 那已經過了限期了，快去罷。

蔡 (失聲地) 唔，唔……(想說話可又止住了)

姚 (變得會話些) 你一定還有什麼話？

蔡 (吞吞吐吐) 我……我……

姚 你只管說，我不會生氣的。

蔡 ……(提起勇氣) 媽叫我跟你說：外頭住不慣，你可以回家。

姚 (搖頭) 我跟你說過：我永遠不會回去的。

蔡 你還是爲了……

姚 你爲什麼總這麼想？我跟你說過不知道多少次，媽媽不喜歡我不是我要離開家的理由，家裏大大小小都看我不順眼，也不是我離開家的理由，我也從不會恨他們。

蔡 (不解) 那你爲什麼？……

姚 我反對的只是這制度，我恨的也只是這個……(不說了) 當然我現在還不敢說

不清楚。

……我的意思還是說……怕你一個人住在公寓裏不方便，不比學校……不比家裏……

我有一個更大的家，比你的家大，比你的家裏人多，我無論在那兒過日子也比在你的家裏方便……

（惶惑）你有一個更大的家……

我們不說這些好不好？我問你你的書文還念不念？

一直在念。

好，別的功課也不要荒了？

（點頭）我要走了。

還有話沒有？我們難得見面的。

……我以後要常到你們……

你只管來，只要你家裏不管你，你記住那地方沒有？

記住了。

姚 說一遍我聽。

蔡 像小學生背書（西皇城根四十號興隆公寓）。

姚 不錯。你回家呢，你出來得太久了（看手錶）我們的宿舍也馬上就停止開放了。

蔡 （低頭向外走）是。

姚 你認識出去的？

蔡 認識。

姚 你自己好好走，我不送你了。

蔡 （走到大門邊停住，回身）……小陳兒……

姚 （一下子 色陰沉）小陳兒……

蔡 他胖多了……

姚 姚英望着他發呆。

蔡 他已經會走路了，會叫爸爸……也會叫媽媽了……

〔姚英無言〕

蔡 上個月他病了，病好了之後，比先前更胖了……

姚

（狠心）不要說了，我知道了，你走罷。

蔡

：（向外走）我只是要告訴你……小謎兒胖多了……

（姚蕙英倚在門前目送蔡松年遠去。）

（姚蕙英輕輕嘆一口氣，苦笑了一下。）

董

蕙英，同學四年，我今天才看見了你的丈夫。

姚

（感慨地）蒼生會壓死了他半條命，你今天會更懂得我。

董

是的。（微笑）我還又懂了一點兒。

姚

又懂了什麼？

董

（有若干得意）像你這樣結了婚的，真不如我們沒結婚的舒服的多。

姚

（愁容已斂）大姐說得對極了，也就別儘想着結婚了。

董

（笑罵）王八旦才想結婚，你再胡說我打你。

姚

反正有那樣的王八旦。（看見洪濤的異樣）這孩子到底怎麼了？

姚

——洪濤站起來往外走。

（鄧德施）幹什麼？大姐，她怎麼了？

誰知道。

（反稔）誰知道？

怎麼？真是跟大姐姐吵起嘴來了，（點頭）我明白了，準又是你不講理，鬧小孩兒脾氣。

（跳起腳來）我不講理？我鬧小孩子脾氣？

（嘆哧一聲笑了）她還在生氣。

大姐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

（心緒已經好轉）這一回是她有理，我認錯。

你看大姐姐都認錯了，你要再氣就是不對了。

（半天不作聲，到床上坐下）吵嘴要有個限度，不要吵傷了心。我這個人要是誰真傷了我的心，我會記得一輩子。要是離跟我有一次決裂，就無可挽回。

（一直在笑着）傷心，看你說得真像傷過心似的。

爲什麼沒有？

不要這麼老三老四的，叫人笑話。

洪 姚
（拔臉）我頂恨你們說我是小孩子！（大聲）我不是！
好，好，好，以後我不說就是！。（忽然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紙包來兩手掩住）給

你點兒好東西吃，要不要？

洪 姚
（本想不理，又忍耐不住）什麼東西？
你頂愛的。

不愛。

洪 姚
就是傷透了的心，吃了它也就不傷心了。

糖？

姚 洪
給你。

「是一包「Nestle's」牌的巧克力。

洪 姚
剛才小陳就給了我一包。

洪 姚
這也是小陳給的，我在路上碰見他。

你自己爲什麼不吃？

姚 洪
爲了留給你呀！姑奶奶。

「洪蓄感激，一把將姚舜英抱得緊緊的。

姚 放手，我問你。

洪 （放了手）什麼！

姚 你今天晚上有事沒有？

洪 沒有……（又改口）有。

姚 什麼事？

洪 （不敢說）是……是……

姚 說？

洪 舜英……

姚 又想瞞着我？

洪 （慚愧）……不是……

姚 不是？不會偷油的耗子，你的假話還沒說出來，臉已經紅了。

洪 （央求地）……只爲了今天……今天……（偏着頭）最後一天……

姚 傻瓜！你完全沒有弄懂我的意思。

洪 什麼？

姚 我不是反對你們去，我是要跟你們一塊兒去。

洪 （睜大眼睛）啊！

姚 再也沒有想到？是不是？

洪 （跳起來又將姚舜英抱住）舜英！

姚 （推開她）起開！起開！我受不了！

洪 我高興。

姚 （拉舜英）趁着高興，去給大姐姐講和。

洪 （一扭）唔。

姚 請大姐姐吃糖。

洪 （洪蓄拿糖給董若儀吃。）

董 （接過去）我嘴裏沒有味兒，不吃，可是我留着。

姚 麗君哪兒去了？

董 她在陪章子寰打網球。

姚 陪孩子寢？

洪 舜英，你告訴我，車子寢到底是……

姚 你不會說出去？

洪 當然不會。

姚 你們往後要小心他。

董 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姚 (低聲) 日本人收買了他，他是給日本人做工作的。

洪 (恍然) 怪不得。

董 可是他跑到我們這兒有什麼意思。

洪 我看見他就討厭，就不愛理他。

姚 麗君怎麼會跟他去玩的？

洪 (難過) 是我叫她去的，我現在去叫她回來。

姚 不要，可是麗君這個孩子意志薄弱，不要受人騙了。

洪 那怎麼辦？

姚 等她回來再說。(想想)你們聽不聽我再告訴你們一點兒事情。
董 你說。

姚 我們……(看見門開着)關上門。

「洪濤把門關上了。」

姚 我們學校下學期大概要關門了。

洪 爲什麼?

董 爲了英美要參戰?

姚 就是英美不參戰，日本人也一定要摧毀英美在華的勢力。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我們這樣的學校。

洪 (緊張)日本人會怎麼做

姚 你忘了被捕的那些同學?

董 好在我們已經畢業了。

洪 學校關了門也好，像這樣三天兩頭兒地出事，動不動抓走……

董 真是過的什麼日子!

姚 從下半年起，北平的學校，可能會全是漢奸學校了。

〔大家默然。〕

姚 老百姓更難活下去，我們的日子也會更難過……

洪 〔淒涼地〕我爸爸給我寫信說，家鄉的環境更險惡，叫我畢了業之後暫時留在北平不要回去。

董 總有那一天我們弄到沒路可走。

姚 〔緩和空氣〕真到了那一天，我們到重慶去。

洪 〔作夢一般〕重慶！重慶離我們多遠啊！

姚 〔發覺門外有人〕誰？

〔門外白玉華喊：洪蕊姐姐。〕

洪 〔跑去開門〕白玉華。

〔白玉華進來。〕

洪 你回家去過了？

白 〔搖頭〕沒有。

洪 剛才我們說的事情……

白 (憂鬱地) 不大好。……我覺得還是不大好。

洪 怎麼不大好？

白 (姚舜英低聲問是什麼事，董若儀輕輕地告訴她。

白 我一個人想了半天，……我覺得還是不。

白 (洪壽望着她不響。

白 ……我沒有回家去問，我知道就是問了，我爸爸也不許的

洪 那麼你怎麼？……

白 (憂鬱地) 我早就知道我不能念大學的了。

洪 咳，這種大學不念也能，你看我們今天不是大學畢業了，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白 我只有去找事情做。

洪 找事情？

白 我知道找事情真難，可是……

白 (白玉華說不下去，哭了。

白 (拭淚) 爸爸還在病。……

桃 (走過來) 你要錢不要？

董 (掏錢) 我這兒還有五十塊錢。

洪 我有一百塊錢。

白 我不要。……

洪 是借給你的，你要。

(洪蕙把董若儀同自己的錢，都塞在白玉華手裏。)

白 你們也沒有錢。

桃 你不要管我們，我們有。

洪 你回家去罷。

白 (點點頭，向外走) 洪蕙姐姐，你去告訴陳允威……我不是……我謝謝他……

洪 我懂得，我會告訴他。

白 (忍不住哭出聲來，並且把那錢塞還在洪蕙手裏) 我還是不能要這錢

洪 你爲這樣我生氣了！

白

洪蕙姐姐……你別生氣！

〔白玉華泣不能止，轉身跑了出去。〕

〔追出去〕白玉華！白玉華！

洪

這孩子可憐。

董

這孩子……〔咳嗽起來〕

姚

〔關切地〕大姐，你的病？

董

醫生說只要休息，不要緊。

姚

少嘔氣，洪蕙常常發出孩子脾氣，就不講理的。

董

〔淡笑〕今天是我沒理，我也從不會嘔她的氣，你知道我真是愛她。

姚

我又爲麗君着急，怎麼會跟着章子寰去玩的，這樣怕要害了她。

董

等她回來，勸她以後不理他就是了。

姚

〔搖頭〕不要冒火，賠她的口氣再說。

〔洪蕙跑進來。〕

洪

〔喘着氣〕她不要我們的錢，……可是大姐，鮮英，我告訴你們……

姚 什麼事？

洪 他們說，明天會有日本憲兵來檢查我們就要搬出去的畢業學生。

姚 (笑笑) 當然會的。

洪 (思索一下) 啊！我知道了。你剛才把好些東西交給那姓周的帶走了

姚 別嚷！

洪 (吐舌頭) ……

姚 還有什麼事瞞得住你這小鬼的！

(洪蓄得意地笑起來。)

姚 大家把自己的東西都清一下，可能發生問題的早點兒想辦法。

董 (把自己的箱子從床底下拖出來) 我先看看。

洪 (也開箱子) 我也找一找。(點頭) 可是要吃飯了。

姚 不在家裏吃。

洪 (意外地) 到哪兒吃？

姚 等一會你們跟我走，我請你們吃一頓好的。

洪

可是你哪兒來的錢？

姚

我剛拿到小學的薪水。

洪

小陳還要等我們去跳舞。

姚

我也約了他。

洪

麗君呢？

姚

等她來。

洪

（高興地）好玩兒，好玩兒。

姚

從明天起，我們的生活要改一個樣子，所以我們今晚

董

那件漂亮衣裳，大姐也，身漂亮衣裳。

姚

我精神不好，不去跳舞。

洪

大姐要去，去湊湊趣。

姚

你自己？

洪

（從枕頭底下抽出一件花衣服來）我備好了的。

洪

（翻箱子）馬上就換？

洪蓋 你

「學校吃飯鐘響起來了。」

吃飯鐘，還早呢。

（幾乎是唱着）我們要出去了。我們要吃好的了。我們要去跳舞了。

你們要不要聽一次無線電？

要。

也是最後一次了。無線電得還給方先生了。搬到公寓之後也就不能聽了。

（姚舜英除去床前小箱子上蓋的一塊布，露出一個小收音機來。）

〔姚舜英開收音機，對音。〕

〔顧麗君高高興興地跑進來。〕

（拉住顧麗君的手）我們出去吃飯跳舞。

不，章子寰約了我。

麗君不理他，他是……

（急止她）噓！

（很單純地）他很好，他並不像你說的那麼樣……

顧 姚 洪 顧 洪

姚 洪 姚 洪 董

姚

聽，別說話！

〔無線電在放一支歌曲：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

〔洪濤跟着唱，董若儀坐着發呆，姚舜英望着顧麗君，顧麗君拿起床頭的小鏡包預備跑出去，也站在門邊楞住了。〕

〔幕在歌聲中下。〕

第二幕

人物：黃若儀

顧熙君

洪蕙

桃舜英

李媽

黎察

周棚

蔡松年

白玉華

章子寰

秋天來了。

她們搬來公寓裏已經住了三個月。

九月的秋天，北平的天氣晴爽開朗，但是四個女孩子的這間屋裏却是愁雲密布。

公寓是一所舊得褪了顏色的大公館改建的，四個人住的這間大房子依稀猶存當日規模。

但是屋子可真舊了，牆上裱糊的花粉紙，已經一塊塊地剝落，紅漆的樑柱亦已略顯欹斜，大方磚鋪的地因為年湮歲久也有了許多殘破。……

屋裏仍舊擺了四張床，兩張併在一起的是洪蕪同顧麗君睡的。另外兩張單擺着；靠近洪蕪的是董若儀的，另外一個是姚舜英的。牆角一堆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是顧麗君的。箱子旁邊有一個書架，上面擺着書及雜物。

每人的床前壁上，依然是從前學校時的裝飾，那是洪蕪的主張：說是教人能夠常常想起那四年一同在學校時的生活。只是茶几上放着的花瓶裏的花不知道多少時候沒有換，不但花朵枯萎縮成了一團，就是葉子也乾了。

大清早，又是個大晴天，那四扇大方玻璃窗子上照滿了黃金顏色的太陽。姚舜

英伏在書桌上收小學生的卷子，同時在籬音桌子上另外的書。洪蕙斜靠在床上，也在看書，却盤掩心中不安的情緒。顧麗君坐在一張小矮凳上，背靠着床欄織毛線，只有董若儀還蓋着被窩臥未起。

屋裏寂靜異常，顧麗君懶懶地站起來，走過去將玻璃窗上掛着的印花布的窗簾全部都扯開。太陽光於是直接射進了屋子。

太陽光照在隱着的董若儀的臉上，是因為光線太強刺激了她？董若儀蠕動了一下，用手擋住眼睛，糊了個身。

董

（含糊不清）……吵死了，討厭……

（董若儀於是把身體往下縮，連頭縮進被子裏去了。）

（姚蕙英回頭向坐在床上的洪蕙擠一下眼睛。）

（顧麗君撇着嘴生氣。）

（嘟囔着）半夜不睡，早晨不起；她夜裏吵別人就不說了。

（低聲）咋兒晚上什麼時候睡的？

洪 我不知道，我跟你一樣，也總是一躺下去就睡着了。

顧 那敢情你舒服！我睡覺就聽不得一點兒聲音；連昨夜裏又是一會兒咳嗽，一會兒嘆氣，喃喃咕咕足折磨了一宿，弄得我也到天快亮了，鶯都叫了，才睡着。

姚 (憂慮的) 噴，這樣兒怎麼行。

顧 好人都會弄壞了，還養家子的病。

洪 (急止之) 輕點兒！她這見人家說她有病，可是要發脾氣的。

姚 是連帶關係。也就是因為有病，所以就有了脾氣。我們還是該讓着她點兒。

顧 (委屈得不得了) 太陽照在她臉上，這不能賴我呀！也不該罵我討厭呀！

洪 病人要是講理，也不算病人了。

顧 你說我。你昨天不是還跟她吵了架。

洪 嘻嘻笑了，低頭又看書，不響。

顧 (怨氣冲天) 她就是待你好，你一嚷，她就不響了，舜英總是向來就有點兒怕的。到了兒我一個倒霍！

姚 看罷君這一股怨氣。

顧 本來囉，我越想越冤。

洪

小可憐兒！

（頰慶君更欲有言，忽然董若儀又在翻身，大家嚇得不敢響。

董

（伸出頭來，兩雙眼睛還是迷迷糊糊地）別在背後罵我，我還沒有睡醒呢！（面向裏又睡了。）

（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又驚又覺好笑。

一沈默良久。

顧

（憤憤地）不幹了，我不幹了！

姚

又發瘋？你不幹什麼？

顧

我不住這兒了，我搬出去。

洪

神經病，你往那兒搬！

顧

（低頭低聲）反正有地方要我……

（姚舜英對洪蓄作眼色。

洪

（招手）麗君，你這兒來。

顧

幹嗎

洪 我問你話。

顧 你問好了。

洪 你過來。

（顧麗君走過來。）

洪 （拉着她的手）你剛才說什麼？

顧 （紅了臉）我說什麼？

洪 你說反正有地方要你，是不是？

（顧麗君低下頭。）

洪 告訴我什麼地方。

顧 （聲音輕得聽不見）不說。

洪 讓我來猜好不好？

顧 （打算把手掙脫走開）不……

洪 不許你走，我一定要猜，跟舜英兩個人猜。

顧 （再也翻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討厭鬼！

洪 章……

（撲在洪晉身上，笑成一團）你壞透了，你這個死東西！

（指指睡着的董若儀）別吵！別吵！

洪晉可惡透了！

你得告訴我，你們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扭轉身子）我不理你了。

是呀！現在還叫我們幹什麼呀！

（滿面通紅）我可真氣了！

（顏麗君向外硬走。）

（拉她）別價，別價，我跟你鬧着玩兒的。

（慘澹地）罵到這樣兒了，還鬧着玩兒！

不知道怎麼回事。那一次都沒有這麼窮，可是那一次我都沒有這麼高興。

爲什麼？

不爲什麼，就是這回窮得徹底，所以就窮得高興。

姚 (還在翻書，頗有同感) 這回真是窮得徹底。

顯 四個大人連一個「鏞兒」都沒有了。

洪 我早就想開了，窮也窮不死人，到了時候總有辦法的。

姚 你呀，這回也是難得，你怎麼會想開了。

顯 前天晚上，你爲了沒錢買那塊料子，就把我那瓶香水摔了，我都沒好意思說你。

洪 (有點難爲情) 陳年的老賬，算它幹什麼！

姚 洪濤這點兒不好。我看見你摔了兩次東西了，可都是摔人家的東西。

洪 我自個兒的東西早就摔光了。

顯 (指着桌上) 這瓶香水不是你的？

洪 送給你，我根本不用。

顯 我不要。

洪 你那瓶子早就空了，摔了有什麼關係？

顯 (洪濤說到這兒，知無理，赧然一笑。

這傢伙，又瞪了。一雙眼睛都快沒有了。

願 她吃得好。睡得好。說哭就哭，說笑就笑。心裏沒有事，她下肚還有滋味？

洪 我心裏沒事，你怎麼知道？

（頗含深意）我知道。

（不許她說）啊！

洪 我也要問你……

願 （連問）問她什麼？

洪 （情急）舜英！

姚 （望着窗外）不得了！不得了！

願 （向外看）誰？

姚 李媽送衣裳來了。

願 怎麼不得了？

姚 到了日子。昨天就滾給她錢的。

願 可是拿什麼給她呢？

姚 洪爺，接近殘酷的現實了，你還高興得起來不？

洪 我高興也擔不住。

姚 那你去搗鬼。

洪 (當時就急了) 不，我不會說話。

姚 還是求着我了？

洪 誰讓你是演說家呢？

「外面李媽在喊：姚小姐，衣裳來了。」

洪 看，她叫「姚小姐」，竟不叫別人。

姚 (答應) 李媽，我們在家呢？

「李媽托着一疊衣裳進來。」

李 嗚！今兒個四位小姐都在家，都出不了門兒？

洪 不是不出門兒，是出不了門兒。

姚 李媽，你昨天怎麼沒來？

李 (把衣裳分放在四張床上) 姚小姐我告訴您…… (忍不住笑)

洪 有喜事，看你樂得這樣兒。

李 兵荒馬亂的年頭兒，那兒說得上什麼喜慶。

願 李媽你說。

（四面張望見外面沒有人。）

姚 什麼事？

李 （壓低聲音）我們當家的回來了。

姚 那可真得跟你道喜了。

（李媽樂得合不上嘴。）

李 （掩不住高興）五年了，真不容易啊……

願 他怎麼跑出來的？

李 您猜？

（願麗君搖頭。）

李 開小差，（緊張地）您可不能說出去，千萬別說出去，說出去了可沒命！

願 怎麼會給你說出去。

李 然想他還是已卯年夏天讓日本鬼子拉夫拉走的。一大車兒出去，就那麼沒了影兒。

咿。唉呀！一家子哭得翻了天，也哭不出個信兒來。起課。算卦。都說是有指望了。

姚 可是這下子人回來了，課也不靈，卦也不靈了？

李 可不是，再也不信了，那些算卦的都是騙錢的（一眼看見董若儀）怎麼？董小姐不舒服了，還沒起。

董 （伸出頭來）沒有？李媽，我跟你講哪，你當家的怎麼了？

李 回來了，回來了，您說啊，這幾年他苦子吃夠了，泥身都是傷，可是路也跑遠了，什麼上海呀，南京呀，漢口呀，湖南呀……那兒那兒都跑到了。

洪 （羨慕地）多好，他都能跑這麼遠。

李 可是他說真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氣，打仗的時候讓中國人在前頭拚命，無餉的時候，可沒有中國人的份兒。「簡直受不了。」他說。（壓低聲音）他們十幾個弟兄就在……涿洲，……有這麼個地方不是？

姚 有。

李 他們就在涿州北門外的高梁地裏，殺死了五個日本兵就開了小差，跑了。

（沒聽清楚）殺了幾個人。本兵。

（大聲）五個。

他們就跑了，有兩個就讓日本給抓去了。

（情不自禁）啞！

抓去了之後……

李 那還有命！那些個，都跑到山裏當游擊隊去了。只有我們家的跑回家來。

姚 他惦着你？

李 （害臊，低頭笑了）可不是。

「大家都笑了。」

洪 你們看李媽臉紅了。

李 （撒嬌）洪小姐，（靜一靜）他還要走呢。

姚 走？到那兒去？

李 他也要去打游擊。

姚 你跟他去？

李 我讓他去，公公婆婆也不讓他去呀！再說他走了幾年，公公婆婆心裏不舒服，有氣都出在我頭上，我也受夠了。

（笑）那不是你也不讓他去。

李 他像兒跟我說，讓我跟他一塊兒當游擊隊去……

姚 那也好呀。

李 我說：好！當游擊隊也與帶家眷的呀！

姚 興的，男的女的都與當游擊隊的。

李 拋頭露面的，羞死人了，我可不能幹！

（靠著儀睡著乾咳兩聲。）

姚 大姐，差不多該起來了！

（坐起上半身）沒錢，起來幹什麼，還是睡著好。

姚 李媽，我們該給你錢了。

李 對了，昨天的日子，小姐們手上方便的話……

姚 就是不方便……

李 那就過兩天再說。

姚 真不好，你當家的回來，不單也得花錢……

李 過兩天兒，過兩天兒不要緊。

董 (伸個懶腰) 只要有兩毛錢，我只要喝一杯開水……

洪 (瞪她一眼) 作得那麼窮酸！

董 真的一個子兒也沒有了。

李 (老大不忍，手伸到衣袋裏) 董小姐，我這兒有……

洪 (攔住她) 李媽，她說着玩兒的。

李 (董若儀也不敢響)。

洪 這怕什麼，我真是有……

李 (急了) 不，不要，不要……

洪 (退後) 小姐們還有衣裳要洗的沒有？

李 沒有，今天沒有。

李 我走了。

李媽向外走。

李媽，明後天給你錢，對不住你。

（走着）那兒的話，我不是來要錢的。

（李媽走遠。）

（埋怨）大姐討厭死了。這多丟人！

這有什麼丟人的，我們窮就是了，也沒有請交漢奸，也沒有作壞事情。

（忍住一口氣）舜英，我們吃中飯的錢還沒有呢。

忙什麼？我早飯還沒有吃呢。

誰讓你不起來的！

（咳嗽着跨下地來）我現在不是起來了？

（且她已穿好衣裳）你怎麼不脫衣裳就睏了？

脫了還得穿，我嫌麻煩就沒脫。

那你就早睡更好。

（站在屋當中）本來就差不多，睡著像醒著一樣，醒著也像睡著一樣的。

董若儀說着，坐下，對着鏡子梳頭。

真的，舜英，沒錢怎麼辦？

姚 顧 你別慌，我告訴你有辦法的。

姚 顧 你總是說有辦法……

姚 顧 的確有辦法，我那回騙過你了？

姚 顧 不是，我是說這樣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我捱……

姚 顧 我不這麼想：淪陷區裏，就是千萬的富翁說不定一下子就傾家蕩產。你要打什麼長久之計，那根本就不可能。

姚 顧 那你說怎麼辦呢？

姚 顧 我是過一天算一天，我不會長留在北平，住到不能住下去的那一天，我們總會走的。

姚 顧 可是眼前，眼前怎麼辦？

姚 顧 （插嘴）有辦法，當當。

姚 顧 當當！

董 沒有用的東西當掉，就夠我們吃幾個月。

賄 什麼是沒有用的東西？

董 噢，那六隻大大小小的箱子。

賄 （不悅）那是我的。

董 我知道，當掉還可以贖出來的。

賄 我只有這六隻箱子了，離開家，還帶了五年一點也沒有損失過，我決不會賣它的。

董 可是最近有個謠傳，你聽說了沒有？

賄 什麼謠傳？

董 重慶的飛機會來轟炸，真來了的話……

賄 我跟下子一塊兒死。我只有這六隻箱子了，箱子要是炸掉，我也就不活了。

董 跟我一樣，惹惱惹了我也不會躲的。

賄 你們說些什麼？

董 我們的全部財產就是一床被褥。人炸死了就算了，床炸了連睡都睡不成，還有什麼活頭兒。

「屋裏空寂緊張，大家一時沉默。」

姚（目光找到洪善、洪密，你又在翻什麼？）

洪（懶懶地擡頭）舊信。

姚（指一指）小陳的信。

洪（默然）是。

顯小陳走了三個月了？

洪（點點頭）……

顯為什麼不回來？

洪不知道，也許在上海唸書了。

顯他聽說要帶給我們的東西？

洪我寫信給他，不要。

顯（試探地）其實可以寫信給他，叫他寄點錢來。

洪東西我都不帶，更不會要他的錢。

顯（頭已經梳好）麗君，其實你現在有地方去要錢呀！

顯 (怒形於色) 我就去要，怎麼樣！
那可好了，大家都可以有辦法了。

「董若儀走近門邊。」

董 (回身) 洪齋。「君子固窮」，你懂不懂？
不懂？

董 我可懂得更多了些。「君子固窮」就是說：因為我們讀書識字，所以我們窮。
瞎說。

一定的，從古以來就這樣的，你多想想。(走出去) 我去洗臉去了。

「董若儀走出去。」

(憤憤) 她是罵我！

她脾氣不好……

(氣極) 我本來不是君子，我要錢，我受不了這窮了！

幹嗎說這些？

(將手裏纏着的毛衣遞給桃淨) 打好了，赤白個兒收頭兒罷。

〔姚舜英接過毛衣來，眼睛望着她。〕

〔顧麗君拿了床上的夾大衣向外走。〕

姚 〔把毛衣放在自己床上。〕你要幹什麼？

顧 〔站住。〕也許我們不能長待在一塊兒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從來就沒

百年不散的筵席。

〔慘慘地。〕麗君……

洪 洪爺，我也捨不得你，可是這條路就走不通，我只好走別的路了。

〔顧麗君走出去。〕

洪 〔走到門口向外望，又轉身。〕舜英，麗君真會走？

姚 這是第三回了，也許真會走了。

是不是大姐說得太過份了？

姚 這樣也好，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主意，與其將來鬧得不好，還不如現在來個好聚好散。

〔洪蓄沈思不語。〕

姚 〔溫柔地。〕可是我要問你，你近來變了。

我？

你也不笑了，也不鬧了，你變得太多了。

（洪菁輕輕嘆一口氣。）

你想着什麼？

（很秘密地）蘇英，我告訴你。

（姚露英望着她。）

離開學校我學會了兩樣本事。

什麼本事。

（羞怯地）我學會了嘆氣。

還有？

我從前大聲哭，現在我學會了沒有聲音的哭了。

你長大了，可是什麼事情叫你嘆氣，教你哭呢？

我不知道。

（湊近她）你不許瞞我，你在想小陳，陳允成？

洪 (遲疑)……

你逃不過我的眼睛。

洪 (點頭)是。

姚 他最近有信沒有？

洪 沒有，因為我也沒給他信。

姚 你盼望他來？

洪 不，我怕他真來的時候，我反而會不愛他的。

姚 你說得好，小陳我也喜歡他。可是不幸他太有錢了。

洪 (不備)怎麼講？

姚 因為他太有錢，所以他的聰明，他的善良可能都因此受了損害。

〔洪蓄大睜着眼睛。〕

〔姚舜寬從書架上取出一本書來。〕

洪 (看那書面)「戰爭與和平」，幹什麼？

姚 (翻那書)讓托爾斯泰來告訴你，你聽我唸……

〔洪蓄傾聽着。〕

姚 (讀)「……我可憐發西利耶王，(因爲，沒有得到遺產)但是也更可憐彼埃耳，這樣年輕就承受了大財產。他要受到多少引誘啊！假使有人問我：在世界上最需要什麼？我說是要比貧窮的乞丐更貧窮……」

〔洪蓄沈思。〕

姚 貧窮 艱苦 才能產生鬥士！所以我怕小陳跟我們總不會是一條路上的人。

洪 (怔怔地)我懂。

姚 所以我們該知道，這窮困只是一時的。

洪 我並沒有抱怨……

姚 所以我愛你，所以我也不再攔阻麗君一定要離開我們。

〔洪蓄仍在思索。〕

姚 你看今天的太陽多好，(帶着干嘲諷)可是我們不能出去。爲了沒有錢，連太陽都不是我們的了。

〔又靜默。〕

洪

（忽然擡起頭來）爲什麼兩天沒有看見周樹了？

姚

看見太陽就會想起他的不是？

洪

（笑了）這傢伙！

姚

他今天會來；可是他前天臨走的時候跟我說：他不來也好。

洪

爲什麼？

姚

他說他一來總惹得你生氣。

洪

他從來不說一句好聽點兒的話，可惡透了。

姚

他從前跟我說過，越是他愛的人，他越是跟他處處找岔。

洪

我才不要他愛！

姚

寧口說沒用，走着瞧罷。

洪

（向姚舜英要那本書）再給我看看。

姚

（把手裏的遞給她）在六十二頁，你自己找。

洪

（洪喬低頭翻書，忽然像看見什麼東西，便馬上把書闔上了。

洪

（中飯到底怎麼辦？

錦

洪

姚

洪

錦

洪

姚

姚

姚

（錦可奈傳言）天無絕人之路，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再說罷！

（把書背在身後）要，要這樣東西？

什麼東西。

你鎮靜一點兒，看見了這東西，感情不要過份衝動。

胡說什麼？給我！

（把書送到姚舜英面前）你看！

（姚舜英翻開書，一張十元的鈔票落在地上。）

（兩人同時發出喜悅的呼聲。）

十塊錢！

（兩人像在沙漠裏發現了清泉般的狂喜。）

什麼時候夾在裏面的。

（洪喬一把抱住姚舜英。）

哎喲！

（姚舜英還沒有喊出來，便同洪喬一起滾到床上。）

〔房門推開，一個黑衣服的警察挾着一本厚冊子站在門口。

〔洪蕃和姚舜英在床上一笑成一團，沒有覺得。

〔不知怎麼好，終於咳嗽了一聲〕……

〔兩人一驚，回轉頭來，洪蕃驚得張大了嘴。

〔跳下地來，拾起那鈔票，羞愧的〕啊！啊！

〔一溜和氣〕天好，出了太陽，小姐們也高興啊。

〔囁嚅地〕沒事……我們鬧着玩兒……

〔把冊子放在桌上，順口應酬〕小姐們吃飯了嗎？

〔把桌上的東西情在一邊〕還沒有，請坐。

您別客氣，別客氣，檢查戶口，又來麻煩您了。

嗯……

〔一張一張翻那冊子〕公事，沒法子，上邊兒的命令說：檢查戶口連茅房都得走

遍。可是都是中國人，能怎麼樣呢……〔指指冊子上的一頁〕還是露位啊？

還是說門戶朝

警 是，是，是……（很費力地認字）姚……舜英……

姚 就是我。（指洪警）她姓洪。

警 嘔，姚小姐，洪小姐

還有一位在洗臉，還有一位出門兒了。

姚 （合上冊子）行了，行了。

警 要看「居住證」？

姚 不必了。不必了。（遞給姚舜英一張單子）這是「秋季戶口查訖」的條子。您什麼時候有功夫貼在門上就完了。

姚 是，我們馬上就貼。

警 對，對，對，回見，回見。

姚 靠你的心了。

警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只要鬼子沒跟着，那就什麼都好辦。

洪 （笑着）是啊。

警 （嚴密地）可是小姐們還是得當心嘔！上街的時候，可記着千萬帶着「居住證」，

這兩個月風聲不好，有事，沒事，三天兩頭兒的斷絕交通，當街檢查，一個不留神，可就是麻煩。

謝謝你的關照。

姚

（慨嘆）什麼年頭兒過！光拿這內六區來說罷，（低聲）這九月份，不到一個月就出了四十七檔子大搶案；十三回是晝夜裏，那三十多回都是在白天幹的。（長嘆一聲）大白天滿世界鬧強盜，咱們這一輩子可是從來沒見過！

怎麼他們就管不了？

洪

誰？您是說日本鬼？笨！領頭兒犯案的還不就是他們？錯了他們，可誰有那麼大膽子！日子難過嘔！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嘍！（向外走）還得到那邊屋去。（手指着）這是公事，一個月一回，挨家挨戶全得走到。（回頭）再見。

（警察很習慣地「哈哈」笑着走出去了。）

（董若儀梳洗完畢進來，與警察交臂而過。）

（作一個疑問的臉色）？

董

（輕聲）查戶口的。

董若儀作了個鬼臉。

董 (環顧室內) 罷着呢？

洪 生你的氣，走了。

董 哼，一天到晚怨天怨地，真走了倒好。

洪 大姐，你的火兒也太大了點兒。

董 (火又上來了) 天生的脾氣，就這樣兒，沒法兒改！

姚 不提了，不提了，天氣好出去晒太陽。

董 去晒，晒太陽，一動就是錢，那兒來？

姚 (把鈔票一揚) 看！

董 (驚喜) 那兒來的？那兒來的？

洪 不告訴她。

董 告訴我，非告訴我不可。

姚 書裏翻出來的。

董 真的？(伸手) 給我。

姚

(給了她)你要幹什麼?

董

先沏壺茶。我渴壞了。(拿了桌上的茶壺往外走)。

姚

何必又自己去呢。叫茶房去泡好了。

董

(搖頭)該給茶房的錢也欠了半個月了，還是自個兒去罷。

(董若儀拿着茶壺走出去)。

(走到門口碰見周栩)。

周

大姐，那兒去?

董

(已經走到外面)你多待一會兒，我請你喝茶。

周

(頷口答應)好，好。(跨進屋來)

(周栩站在門口一動不動)。

(洪喬見到他便背轉身去)。

(姚舜英過來，兩人走到牆角)。

(低聲)寫好沒有?

(點點頭)……

周

姚

〔周桐伸出手來。〕

〔姚舜英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拿過去交給周桐。〕

〔周桐將那張紙收入衣袋，又從另一衣袋裏拿出一個紙捲給了姚舜英。〕

〔洪蓄雖然背轉身去了，却不時偷偷回頭，張望他們兩人。〕

周 〔拍拍腰側隱隱浮起的像是一隻手槍〕……
姚 什麼時候？

周 十二點鐘，在王府大街。

姚 〔看手錶〕要快去了，只有半點鐘了。

周 我知道。

〔周桐走向洪蓄。〕

周 爲什麼不理我？

洪 〔反身〕我不愛理你麼。

周 可是我愛理你。

洪 不要臉，你不是跟舜英說了不再來找這兒的。

周 我也不是來找你的，我是來找姚舜英的。

洪 （大氣）那你理我幹什麼？

周 別氣，聽我說實話。

洪 誰聽你的。

周 我知道，你見着我就生氣，我是打算不再看見你的，可是我今天非找着舜英不可，誰讓咱倆有緣，一下兒又碰上了。

洪 （站起來）我沒功夫跟你胡扯！

周 說謊。

洪 什麼說謊？

周 你沒功夫？一天到晚睡鬧坐在床上發楞，你沒功夫？

洪 （怒不可遏）你管不着我。

周 我在路上就這麼想：我今天去找姚舜英，可千萬別碰見洪葑，要碰見了她，準又鬧個不歡而散。

（洪葑將氣不理他。）

周 準擡嘴，準生氣。沒錯兒，不出意料之外。

洪 （瞥了半天）我那麼容易生氣！

周 噢，你沒生氣？

洪 當然沒生氣。

周 那才好。你知道你的氣不消，我不敢走的。

洪 現在你可以走了。

姚 （笑着）是該走了，（深刻地）不要誤了事。

周 沒關係，我算準了的，再待五分鐘走，正合適。

洪 （跳起來）你還不走！

周 （坐下）五分鐘，決不多待。

洪 那你就老老實實的坐着。

周 好，我們坐着聊天兒。

〔姚舜英袖手旁觀，不響。〕

〔辭獻片刻。〕

周

（指指洪濤床頭壁上的兩支孔雀毛）孔雀毛是誰的。

洪 你管呢！

周 誰的？

洪 我的，怎麼樣？

周 不怎麼樣，倒是頂美的啊！

洪 （又氣又笑）你也懂得什麼叫美！

周 我也喜歡孔雀的。

洪 你為什麼喜歡？

周 因為它好看。

洪 喲。

周 可是孔雀的毛病比它的美要多得多。

洪 什麼毛病？

第一孔雀的聲音非常難聽，說不出好聽的話，唱不出好聽的歌。第二孔雀虛有其表，毫無內容。第三孔雀只能關在籠子裏，給人看熱鬧，缺乏自由生活的能力。

〔洪蓄低頭不語。〕

周 (站了起來) 同意不同意？

洪 (已爲所動) 同意又怎麼樣？

周 那麼我就有個建議。

〔洪蓄不語。〕

周 這種裝飾品，對你的影響不好，所以我建議把它取消。

洪 (又跳起來) 你管我！你管我！

周 又生氣了？

洪 (大喊) 你走，你走，你討厭死了。你……

周 (非常嚴肅地) 別吵！別吵！

〔洪蓄止喊。〕

周 (看錶) 剛剛五分鐘，我非走不可了。

洪 (沖沖地) 你早就該走！

周 (拉着姚舜英) 舜英，送送我。

洪 舜英，不送他。

周 (行禮) 允許她送我，我有話跟她說。

洪 沒好話！

周 (已回姚舜英向外走) 等一會兒，我再來跟你談。

洪 不要你來！

(周同姚舜英出去了。)

(洪蓄思察了一下，跑到書桌前。望着姚舜英的那個抽屜猶疑。)

(洪蓄下決心，開開那抽屜，翻着裏面的文件。)

(董若儀拿着茶壺進來。)

(洪蓄急轉身，反手關上抽屜。)

大姐……：

董 (把茶壺放在桌上) 看周翔這傢伙，我走他來，我來他又走了。

洪 湖壺茶，要那麼半天？

董 你不知道，大街上戒嚴了，鋪子都關了門。

洪 戒嚴！爲什麼？

街上的人說日本新派來的駐北京憲兵司令叫大島什麼的，今天中午進城，所以又戒嚴了，街上十步一崗，好緊張的。

洪 （暗驚）中午！

董 說那日本人會到了，好些人擠在馬路邊兒上看熱鬧，我跑到口兒上的茶館裏等着現燒開水，等到現在。

（姚舜英慢慢走進來，神情略覺慌亂。）

洪 （注意她）大姐說街上戒嚴了？

姚 是。

洪 那周樹濤能出去？

姚 （支吾其詞）他就在附近找朋友，一會兒就回來的。

洪 （更欲有言）……

董 （已經端了茶在喝）嘿！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洪 什麼好消息？

太請吃中飯，我們這十塊錢可以留着晚上再用了。

誰？

再也想不到的一個人，白玉華。

（意外的）她！

（同時）白玉華！

（心嚮往之）好闊氣呀！坐着雪亮，雪亮的包車，濃裝艷抹的，漂亮極了。

她現在幹什麼？

看，我拿着這把茶壺，一付倒壺的樣兒，她那麼神氣，我問都沒敢問。

怪事。

她可是親熱得不得了，叫車夫停了車跑過來，她說她一直就想找我們。可不知道我

們住在那兒，她前天撥的家，就在那邊六十八號，她說過一會兒來約我們去吃飯。

真是想不到。

〔姚舜英心不在焉，把身上的一捲紙拿出來，塞進那抽屜去，又給關上了。〕

〔洪齋看着她。〕

「姚舜英一人獨坐，心緒不寧。

本來我起先吃點兒東西的，所以我也不吃了，等着……

「董若辰一眼看見門外有人。

誰？

董
洪
（驚起，跑到門口）蔡先生。

「蔡先生踉蹌地站在門外。

洪
（低聲下氣）姚……姚舜英在家嗎？

（讓他）在家哪，你請進來。

（一步一步走入，一路低語）我來看看，來看看她……

董
舜英。

「姚舜英像沒聽見。

董
（大聲）舜英，蔡先生來找你。

（霍地轉過身來）啊？（認出人來）你？你來了？

洪
蔡先生。（搬一張凳子給他）你請坐。

蔡 (躬身) 是，是…… (坐下)

姚 (不知說什麼好) 你……

蔡 ……今天十六號……你叫我今天來拿衣服的……

姚 嚶！小璉兒的毛衣。

(姚舜英拿起床上沒有織完的毛衣。)

姚 (遞給洪喬) 麗君走了，你替我把這幾針打完，給他帶走。

洪 (接過來，關心地) 你不舒服？

姚 (信口答應) 頭有點兒暈，一會兒就會好。

(洪喬動手織那毛衣。)

(姚舜英又走到蔡松年面前。)

蔡 (催促地) ……街上……

姚 什麼？

蔡 街上戒嚴……

姚 對了。戒嚴了，你怎麼走過來的？

蔡 我走娘娘廟邊裏鼻子坑，過葡萄園，在東珠市口拐灣，再走羊肉胡同，再從耳宋

眼兒胡同繞過來的。

董 (嘆喟一聲，笑了出來) 虧你想出來的，好遠的一條路！

(姚舜英同洪濤忍不住也笑了。)

(蔡松年也跟着傻笑。)

蔡 我還看見一個日本憲兵把一個學生給打了。

(洪濤一驚，住了手。)

姚 (驚) 一個學生，在那兒打的？

就在羊肉胡同東頭的大街上。

姚 (放了心) 爲什麼打他？

說是不服指揮什麼的……十幾個人打一個，渾身都是血……我看……

(繼續打衣服) 後來怎麼樣？

我沒看，就走了。

(空氣沉重。)

洪 (不自覺地嘆一口氣) 唉……

〔又靜下來。〕

董 (不解) 怎麼，都這麼愁眉苦臉的？

〔仍舊寂靜。〕

〔洪薈已經織完了那件毛衣，抽出了最後的一根針。〕

〔洪薈不作聲，把毛衣遞給姚舜英。〕

〔姚舜英把這件小毛衣翻來翻去看了兩遍，放在身上摺好。〕

〔慘笑〕拿回去罷，這是我送給小瑾兒的。

〔接過去〕嗯……

姚 毛衣只有一件，可是四個人打的；洪薈開的頭，董大姐打了一支袖子，我打了另

一支袖子，麗君一個人打完，又讓洪薈收尾。

〔不知如何表示那感激〕……

姚 麗君要是真走了的話，這四個人就不是四個人了。

〔蔡松年惶惑地望著她。〕

姚 (改容) 小璉兒好？

好，結實得很。一頓要吃一大碗乾飯呢。(興奮地) 我昨天……我昨天給他抱出
去照了一張像片兒。

姚 (高興地) 帶來了？

……還沒得，禮拜六去取，取了送來……

姚 好，還有什麼話沒有？

今天沒有。

姚 沒有就早點兒回去，路上不平靜，早點兒回家好。

姚 (懶懶地站起來) 那我就回去了。

好好走，人多的地方少去。

姚 (院子裏白玉華在喊：洪蕾姐姐。

白玉華。

(大聲答應) 噢！

白玉華仍舊學生打扮，穿一件乾乾淨淨的藍布大褂跑了進來。

白

舜英姐姐，洪齋姐姐。

〔洪齋和姚舜英擁上前去。〕

〔屋裏一陣亂，蔡松年張惶失措地從屋角溜出去了。〕

〔白玉華已經將洪齋同姚舜英緊緊抓住。〕

〔白玉華哭了起來。〕

〔洪齋把白玉華扶在凳子上坐好。〕

白

〔又哭又笑〕洪齋姐姐……

洪

我真沒看見你。

白

我更想啊！我更想啊，你不知道我在怎麼想。

洪

大姐，姐姐才說！你現在悶氣得很。

董

你回家換了衣裳？

白

我不知道怎麼說好……可是我就覺得我要是到這兒來，就不該那種樣子，我就把

粉洗掉了，把衣裳也換了。

姚

你在……

白 (懇求的樣子) 舜英姐姐不會罵我？我在作舞女。

洪 (再也想不到) 你？

白 (點頭) 已經兩個多月了。

「大家不知怎麼說話。」

白 (有點發急) 不要罵我，不要罵我……

姚 (微笑) 怎麼會呢。

白 我本來不去的，死也不肯去的。可是又想想，有什麼關係呢？我懂得什麼呢，名譽又算得什麼呢？我們一家五口不能坐着喝西北風呀……(抓着洪蓄的手) 可是洪蓄姐姐你跟我說話呀！董大姐姐，舜英姐姐，你們別不理我呀！

姚 沒有不理你，我們要聽你說。

白 我總盼着看見你們，我今天碰見大姐好高興啊！可是我一邊兒跑回家去換衣服就一邊兒想：她們會生氣，罵我，會說我墮落，說我沒出息……

洪 沒有，我們高興，我們知道你有了錢……

白 (激動地) 我就是要說「錢」，現在我有很多的錢了，那些闊人把錢大把大把的

花在我身上，有時候我常想着：不知道我們從前是怎麼窮過來的，可是我又覺着：窮，並不可憐，真可憐的反而是闊人。

怎麼講？

白 董
窮人簡單極了，窮人只有一個想頭，就是想錢。可是有了錢的人，想的就多了，而又都是辦不到的……（痛苦地）我說不清楚……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說。

你說得好極了，真是好極了。

白 姚
（緊張）可是我不知道我還能幹得下去不？我也不知道我還能活多少時候！

你說什麼？

白 洪
你們還不會覺得，北京城已經不是人的世界了！一羣狼虎在那兒橫行啊（停頓）我真糊塗了，我高興極了，（站起來）到我家去，到我家去吃飯去。

大姐跟洪蕎先去，我晚一步來。

（四望）還有麗君姐姐？

她不在家。

白 洪
走罷，走罷，近極了，以後我要常來的。

姚 好極了：你們先去我就來。

白 六十八號，門前頭有兩顆槐樹的。

姚 我知道。

〔白玉華拉着她兩個走出去。〕

〔洪蓄隱出去還回頭望着姚舜英。〕

〔白玉華在外面喊：舜英姐姐快來！〕

姚 就來，就來。

〔姚舜英聽她們走遠，走過去關了門。〕

〔她看看手錶，一時很不安，但終於定下心，坐在書桌前椅子上取出剛才收

衣袋裏的文件來看。

〔門忽然推開了，洪蓄進來，又反手把門關緊。〕

〔姚舜英來不及收拾，陡地掉轉身來。〕

（掩飾地）你怎麼回來了？

洪 我也待一會兒去。

姚 爲什麼？

洪 (向前走) 舜英，我要跟你說話。

姚 (後退) 說什麼？

洪 你手裏拿的什麼東西？

姚 洪蓄……

洪 還有這抽屜裏。

姚 舜英不答。

洪 你爲什麼這麼粗心，這抽屜鎖都不鎖！

姚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洪 (衝動地) 舜英，我難過，我心裏難過極了……

姚 洪，……

洪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爲什麼……你們根本看不起我，你們以爲我是那種沒出息的……

姚 (大爲感動) 沒有，洪蓄，沒有……

洪 你們以爲我就甘心這麼昏昏沈沈地過下去？你們以爲我還是小孩子？

姚 真是沒有，真是……

洪 我相信，我能跟你們一塊兒作，我相信我能幫着你們，……你爲什麼不早告訴
我，你一點也不是真的愛我……

姚 不要說了，算我錯了。

——洪蓄同姚舜英擁抱。

姚 （拍着洪蓄的背）我以後……什麼都不再瞞着你了。

洪 那麼今天？

姚 （後退）今天怎麼？

馮 周樹到什麼地方去了？

姚 他馬上會來。

洪 他去幹什麼去了。

……爲日本憲兵司令大島今天進城……

洪 他去殺人

嬌點……

我已認覺得，就是你不告訴我，我也猜出來了。

（坐到椅子上，緊張過後的暈眩）已經過十二點鐘了，不知道事情怎麼樣

（門外有人慌慌張張地喊：姚小姐！

（一驚）誰？

我去看。

（姚舜英開開地廳，把裏面的幾張紙都手裏的一齊收到衣袋裏去。

（洪壽開門。

李媽。

（李媽捧着一個菜碗，一個紙包進來。

李媽。

李媽把手裏的東西放在桌上。

（驚愕）你拿的什麼？

（把紙包打開）我們當家的帶回來的洋白麵蒸的饅頭，還有我燒的一碗肉。

姚 (感動地) 你這是幹嗎？

李 (紅着臉) 給小姐們吃。

姚 (抓住洪蓄的手激動) 洪蓄，你看。

李 是我燒給我們當家的吃的，只要小姐們不嫌棄。

姚 李媽，我們……有得吃，你，你拿回去罷。

李 (厥着嘴) 那就是小姐們看不起我了。

——洪蓄用手蹬住了臉。

姚 洪蓄，你怎麼了？

李 (擦着眼睛，哭笑不得) 我，我哭了……

姚 李媽，謝謝你，真是謝謝你。

李 (難爲情) 什麼呀！什麼呀！不好吃…… (臉發紅了，說不出話來) 我走了，

怕路上待會兒就不好走了……

姚 爲什麼會不好走？

〔院子裏一陣亂，許多人跑出去的聲音。〕

李

悠鶴！說王府大街出了人命案子，說什麼，一個鬼子叫人打死了，大街上都亂了，我們皇城根口兒上都叫人撞住了……

〔洪喬同姚舜英呆住。〕

李

別害怕，不要緊的，小姐們在家裏待着，別出去就行了……董小姐跟顏小姐呢？

李

〔洪喬同姚舜英面面相覷。〕

〔李媽慌慌張張而去。〕

姚

〔戚〕李媽，謝謝你……

洪

〔把姚舜英一把抓住〕真打死了！

姚

別慌！你在家等着，他也許會來，我出去，看看去。

姚

你給我收着。

〔姚舜英出去了。〕

〔洪喬收好了那些文件，關緊了門，東望西望，洗不住氣。〕

〔艱恐不住開門出去，沒有什麼，又跑進來，重新關上了門。〕

〔洪蓄拿出姚舜英交給她的文件，打開來看。〕

〔她頭顱外面，似乎有腳步聲，便趕緊收起手裏的東西。〕

〔那腳步聲走到門口，洪蓄立起身來〕

〔腳步停在門口，有人輕輕敲門。〕

〔洪蓄不敢答應。〕

〔聲音：（低低地）舜英，舜英……把門開開……〕

〔洪蓄從門縫往外看，看清楚了外面的人，便開了門。〕

〔周栩一閃入內。〕

〔命令地〕快關上！

〔洪蓄關了門。〕

〔周栩撲到床上，倒了下去。〕

〔回身，驚駭〕血

〔怒喝〕不要噤！（跳了起來）啊？是你！

是我。

怎麼會是你呢？

不要問，你的膀子受了傷！

（發覺左膀已經轉動不靈）你幫我把衣服脫下來。

（笑了）你也會求着我？

你不該在這時候爲難我。

（洪蓄幫他脫外衣，捲起袖子，看傷。）

既是擦破了皮。

沒有藥，怎麼辦？

在我外衣口袋裏。

（洪蓄從他的外套袋裏拿出藥同紗布。）

（洪蓄爲周棚療傷。）

燻英呢？

上衙找你去了。

周 洪

周 (懷疑地) 怎麼會留你在這兒?

洪 她說以後什麼事都不會瞞着我。

周 (驚喜) 真的?

洪 看你往後還看不起我!

周 冤枉。冤枉。我什麼時候看不起你過?

洪 看你往後還惹我生氣!

周 不敢，真不敢了(賊痛)啊喲!

(洪蓄仔細給他洗傷，不敢再說話。)

周 你倒不怕血?

洪 我受過半年看護訓練，怕血?

周 好，以後再受了傷還找你。

洪 那要看我高興。

周 那還不簡單，買包糖給你吃，你就高興了。

洪 (怒目) 你又來了!

周 好，不說，不說。

（稍頓。）

洪 你打中了那個人沒有？

周 當然打中了。

洪 什麼人？

周 今天到任的憲兵司令大島。

洪 怎麼打死的？

周 （從褲袋裏拿出手槍）用它。

洪 （叫）收起來，我怕！

周 （收起來）別嚷！

洪 可是你怎麼受了傷？

周 滿街的憲兵往我這邊打，是我運氣不好。

洪 打死了別人沒有？

周 還用說，街道兩邊站滿了人。

洪 嘖，嘖，嘖！

〔又過一會兒。〕

洪 你身上有血，從王府大街跑來，也不怕讓日本兵看見。

周 滿街大亂，誰還看我。我受了傷，本來不打算來的，可是我實在跑不動了。想不到碰見你。

洪 因為有我，舜英才敢出去找你的。

周 你好，比舜英更好。你看（看她手術敏捷）你多好！

〔洪蓄心裏高興，不作聲。〕

周 我不是運氣壞，實在是運氣好。

洪 （住了手）你是在拍我的馬屁呀！

周 大姑娘家說話怎麼那麼難聽，什麼屁呀，屁呀的。

洪 你怎麼那麼多話！我不管了！

周 好，好，好……

〔再過一會兒。〕

周 這回你沒生氣啊？

洪 我從來不打落水狗。

周 (點頭)你現在已經很尊敬我了。

洪 胡說！

周 你已經覺得我很好了。

洪 我從來就沒有覺得你好過。

周 可是現在……

洪 現在還是不好。

周 你嘴裏說我不好，心裏可在說我好，我知道。

洪 (撇嘴)你知道。

周 而且我還知道你爲什麼一定要說我不好，

洪 你本來就不好嚙。

周 (搖頭)不是。

洪 你說爲什麼？

周 你說我不好，是怕我驕傲。

洪 死不要臉！

周 其實我這個人從來不驕傲，你要是說我好，我只有會更好。

洪 我就是不說你好。

周 是不是？只是不說我好，心裏是覺得我好的。

洪 (大喊) 討厭！

周 輕點兒！小姐！

洪 你再這麼討厭，我不管了。

周 (央告) 管，管，管，怎麼能不管呢？

(又過一會兒，傷口已經洗過，上過藥，開始包紮。

周 那孔雀毛還沒去掉？

洪 不愛！

周 一點兒也不尊重我的意見。

洪 朋友送給我的，我當然不取下來。

周 誰送的？

洪 我說出來你也不認識。

周 什麼樣兒的人？

洪 比你好多了。

周 決不可能。

洪 爲什麼？

周 看他送給你的東西就知道，而且我還能猜得出他爲人怎麼樣。

洪 你就猜。

周 一定是個腦筋簡單，胸無點墨，飛揚浮燥，淺薄幼稚的花花大少。

洪 （怒不可遏，甩手便走）你……

（包裝將畢，只差最後一個結。

周 怎麼不管我了？

洪 無論如何不管你了！

（急了）決不亂說了，決不亂說了……一下子就完了……

周 洪

〔憤憤地〕不管就是不管！

〔急得跳脚〕洪濤！

〔有人輕輕敲門。〕

〔周栩面容陡變，一下跳到牆角，伸手取槍。〕

〔外面姚舜英在喊：洪濤！〕

〔放了心〕是舜英。

〔洪濤開了門，姚舜英喘吁吁地進來，又反門了門。〕

姚

〔吐一口氣〕你來了。

周

你嚇壞了我。

姚

怎麼？受了傷？

周

〔眼睛望着洪濤〕舜英，給我塞好。

〔姚舜英去給他繫那綑帶，〕

〔周栩背着姚舜英向洪濤擠眼睛。〕

洪

〔氣壞了〕我走了！

姚 洪 姚 (驚訝) 你走？到那兒去？

去白玉華家去吃飯。

街上亂得很，不要出去！

〔洪齧不答，開開門便跑出去了。〕

姚 你又逗她？(把結繫好)好了。

我就是愛看她生氣。

姚 (爲他穿上外衣) 你這樣不好。

周 剛才太緊張了，我不過是爲了鬆散鬆散。再說我這麼氣氣她，對她還是有好處的。

姚 你坐下休息一下再走。

周 (看見桌上的食物) 啊，這麼好的饅頭，還有肉！

姚 你餓了罷？

周 我要吃。

姚 (就他吃東西) 這東西也只有你才配吃它。

爲什麼？

它代表着被壓迫的人的溫情。

那兒來的？

等你吃完了再告訴你。

（大吃）好吃極了。

〔姚舜英收起那些裹傷的東西。

在什麼地方打中的？

王府大街新民會門口，他正走過，好神氣，好神氣，銀邊眼鏡，仁丹鬍子，金線制服，帶着助章，可是我只要一槍就打得他腦袋開了花。

（嘆一口氣）街上又在抓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倒了霉。

〔洪蓄突然慌慌張張跑了進來。

洪蓄？

告訴你們……麗君跟章子雲正往這邊兒走！一定是到我這兒來！就是那個偷你爸爸的信的人？

洪 (着急) 是，是，是，不要讓他看出來，他不是好人！

周 (不屑地) 那個雞傢伙。

周 (周相毫不在乎，依舊吃他的東西。)

洪 你這個混人！你忘了袖子上的血！

周 (跳起來) 哎呀！

姚 別慌！(想一想) 洪齋，你不是有一條黑的運動褲子？

洪 (茫然) 有，在箱子裏，幹什麼？

姚 馬上拿出來！

(洪齋打開床底下的箱子，把一條黑布運動褲拿了出來)

(姚舜英拿一把剪刀，剪下一條黑布來。)

姚 (把褲子交還給洪齋) 收起來。

(洪齋把褲子收進箱子。)

姚 身上有別針沒有？

洪 幹什麼？

周

她要給我戴傘。

〔洪蓄明白了，從身上摸索出一個別針。〕

〔兩人連忙把那黑布條別在周栩臂上，剛剛掩住那塊血跡。〕

我還要吃。

我也餓了。

不是有人請客？

這是人家送給我的，我要吃！

〔兩人吃東西，姚舜英把房門大打開。〕

〔姚舜英也加入去吃東西。〕

〔顧麗君高高興興地走進來，章子寰跟在後面。〕

麗君，吃了飯沒有？

〔很得意地〕吃過了，子寰，你坐。

嗚！章子寰也來了。

好久不見。

姚 顧 姚 章

周 (站起來) 章先生還認識我？

章 (大模大樣) 不記得了。

周 可是你會記得女宿舍開放的那天……

章 (「大悟」) 唔！唔！……

洪 (「回頭」) 章……

章 (跑過去) 啞！密司洪！

洪 (回頭) 章……

周 (洪蒼岡他招呼一下，仍舊回頭大吃。

姚 麗君從那兒來？

顧 子窠家裏。

姚 那不是很遠？

周 可不是，我們打西單牌樓往這兒走，滿街都是憲兵巡警，不准通過。

顧 (驚異地) 那麼你們？

周 (很驕傲地) 子窠把名片給他們看。

章 (得意洋洋)北京無論出了什麼事情，我一概通行無阻。

(「羨慕」)那多美！

你怎麼那麼神氣？

我認識憲兵司令部的人。

那才好呢。(訴苦)我們可慘透了，上街碰見臨時檢查真麻煩！

趕明兒叫子寰給弄個通行證。

(高興地)真的可以？

(神氣活現)我想可以辦到。

(吃完了)站起身來)吃得好飽。

周先生，爲什麼這兩天不見？

(周栩指指臂上的黑布。

家裏出了事？

家祖父過世了？

(很同情的樣子)所以這孫子真可憐

我說你像是瘦了點兒。

兩夜失眠，精神不好。

你休息休息吧。

不，章先生，今天被刺的是什麼人？

大島。

（「不懂」）誰？

新來的憲兵司令大島，你們還不知道？

怎麼會呢？防範得那麼嚴？

（嶺頭簸腦）陰謀，完全是一種有計劃的陰謀！不過兇手已經有了下落，不久就可以破案了。

發現了下落？

兇手是一個麻子……

（搶着說）我們來的時候，街上正在捉麻子。

剛才憲兵隊長告訴我，說北京全城不過五百個麻子，見一個抓一個，總會把兇手

抓在裏頭的。

〔大家想想，笑了起來。〕

「而且已經查出來打在大島司令頭上的那顆子彈是美國貨的二號左輪，人也弄清楚了，槍也弄清清楚了，就不難破案了。」

「街上還有人說：是峨嵋山上下來的劍俠，能飛簷走壁，還會隱身法……不能信，不能信，那是妖言惑衆……」

〔院子裏一陣大亂，人聲嘈雜，並且還有槍械碰擊聲，叱罵聲。〕

〔周栩搖起，本能地手放在衣服裏面的槍上。〕

「大家，什麼事？什麼事？」

〔姚舜英跑出門。〕

〔顧麗君亦跟出去。〕

〔洪蓋看定周栩。〕

〔周栩兩隻眼睛都瞪圓了。〕

〔姚舜英同顧麗君跑進來。〕

姚 檢查！

顏 (急了) 子寰！不許他們來！我的箱子不許別人亂碰的！

姚 (放了一半心) 我們運氣好！碰見章子寰在這兒。

章 (站起來) 我在這兒，不要緊的。

顏 (推他) 出去跟他們說，不許他們進來，我頂怕的是日本……(用手堵住自己的嘴)

章 (急壞了) 輕點兒

顏 小管！不管！去，去，去。

顏 顏麗君把章子寰一路推出去。

顏 告訴他們，我們這兒的人都是五官體面，四世俱全，一個麻子也沒有。

顏 章子寰出去了。

顏 (鬆一口氣) 咳……洪藩，你說，我們的箱子怎麼能給他們亂碰！

姚 麗君！你真是奈得好。

顏 煮着燻呢！

姚

出去吃飯去了。

顧

（負氣）告訴她，我是來搬家的。

洪

你真要搬走了？

顧

我說句痛快話：我或是受不了這窮，受不了這苦……子齊又真跟我好。

姚

我們也希望你們快活，以後……

顧

（心腸大軟，拿出手絹來拭淚）我不是狠心，我還是捨不得……告訴大姐我……

洪

（亦難受起來）麗君……

顧

我以後照常來，那通行證我亦會囑咐子齊馬上辦好……還有周先生的。

周

謝謝你。

周

（顧麗君同洪蓄兩個相對嗚咽，姚舜英也垂下了頭。）

周

（忽然往牆上一靠，嘆……）

姚

（姚舜英同洪蓄跑過去。）

姚

（低聲）怎麼了？

周

沒什麼，我真覺得……

難過？

不，（耳語）我只覺得女人的眼淚太不值錢了。

（怒）你！（卻不出罵他什麼）你還我褲子！

〔洪濤用手向周栩左臂上一攷。〕

（一縮手）哎喲

噯！

〔童子寰進來。〕

章（看見顏麗君）怎麼？急得哭了？別急，別急，交涉成功！這開櫃子特准覓查

（自讚）人家川田隊長真給面子！

〔鄰室大哭小叫，亂成一片。〕

章（手指着）你們聽！東廂房那家子查出來私藏了兩大包米，把那老頭兒抓走了

（痛苦地）哎呀！

〔洪濤跑到門口去看，周栩同姚舜英也趕到門口。〕

章（附在顏麗君耳旁）等他們把公窩裏全查完，他們一走，我們就撥

〔外面吵得更兇，哭聲淒厲，〕
〔幕下。〕

第三幕

人物：董若儀

姚舜英

洪 嵩

陳允成

蔡松年

周 翹

白玉華

探捕甲

探捕乙

管 察

胭脂君

章子賢

李娟

幾天之後。

在公寓裏。

顧麗君已經搬走，四張床鋪成了三張床，牆角的一堆大大小小的箱子，亦已搬光。屋子顯得更大了。

屋子顯得大，也就顯得淒涼，何況外面天氣陰沈，已經下了幾天連陰雨，簾簾浙瀝，觸耳生愁。

晚上八點鐘左右，室暖燈昏，催人思睡，董若儀坐在床上，披著床幪，用雙藍布下半截身子，把撲克牌攤在身上「過五關」。

遠遠傳過來隆隆砲聲，董若儀住了手，傾耳傾聽，又靜下來，她再玩牌，砲聲又響起來了。

此時門外有響動，董若儀本來一人靜着有點兒害怕，聽見有人來便與奮起來。

（向門外）是不是舜英？

姚舜英在門外：是我，大姐。

董

有什麼不進來？

「姚舜英的聲音：帶我把鞋脫了，滿脚都是泥，進不來。」

「又有砲聲。」

董

聽見沒有？又在放！

「姚舜英已經走進來，把提着的雨鞋放在牆角，又脫掉身上的雨衣。」

姚

又跟城外的游擊隊打起來了，城門都關了，差點兒把我關在城外頭。

董

你出城了？

姚

去找朋友。泥有半尺厚，腳踩下去就拔不出來。

董

這雨下得像沒完了似的，真煩死了……

姚

「董若儀說着打了個噴嚏。」

董

常心又着了涼，爲什麼不披上點兒衣服。

董

（縮一縮頸子）是涼。

董

「董若儀就把腳那頭堆着的一件夾大衣拉過來，披在身上。」

董

剛才我真有點兒害怕了，院子裏沒有人，你又不回來，城外又「轟隆隆隆」地放

抱！

姚（用嘴吮一下洪蓄的床）那孩子那兒去了？

董（不大高興）跳舞去了。

姚（沒想到）跳舞？跟誰？

董跟小陳。

姚小陳，小陳來了？

董等了你半天，你也沒回來，要拉我一塊兒去，我實在沒這個精神，就他叫倆去了。

姚（坐在書桌前，姑了臺燈）小陳沒在上海念書？

董沒有？

姚（伏在桌上寫東西）來幹什麼？

董飽話閒得無聊，來玩。

姚（姚舜英笑了一笑，

你來寫什麼？剛回來又寫？

姚

我寫兩封信，早就該回人家的。

「黃若霞還在玩着牌，忽然就一起來。

姚

（沒有回頭）大姐怎麼這麼高興？

董

舜英，我告訴你，我今天運氣好極了。

姚

怎麼了？

董

「過五關」過了三次都通了。

姚

（信口答應）是嗎？

董

平常來十次也通不了一次。

姚

運氣來了。

董

我再來一次，看還通不通。

姚

別來了，玩到好玩為止頂好了？

董

你不知道，我總是玩到不好玩為止的。

姚

我說你早點兒睡好。

董

早呢，剛八點鐘，夜場電影還沒有開呢。

姚 吃了藥沒有？

董 吃了。（笑）舜英，你管我比我媽媽還管得嚴。

姚 這屋裏只有我是有了孩子的。

董 可是我是你的大姐，不是你的孩子。

姚 分什麼時候。有時候你是個大姐，可有時候你簡直就是孩子。

〔院子裏忽然有人「哎喲？」一聲。

〔另外一個女人聲音笑。

董 怎麼了，像是他們回來了。

姚 這麼早？

〔話猶未了洪善同陳允成推門進來。

陳 〔跑向前〕舜英？

小陳。（同他握手。）

〔洪善不作聲把雨衣脫下掛在衣架上坐在床邊，低頭換了鞋，一人發呆。
（看看自己衣服上的泥水）瞧我差點兒掉到院子裏的泥塘裏去。

董 你們不是去跳舞去了，怎麼這麼早就……

洪 （氣沖沖地）沒去。

陳 別提了，別提了，抽氣壞了。（望着姚菊英）菊英！

姚 你怎麼忽然來了？

陳 在上海待着無聊，我爸爸要我做生意，讓我來辦貨。

姚 噢，作生意了，（端詳他）我說像是長大了，不那麼亂蹦亂跳了。

陳 你不知道我老太婆管得我多嚴。

姚 到底還是管管好，像樣子多了。

陳 比海怎麼樣？

姚 （皺着眉）比北平還壞亂，街上天天有餓死的人，米賣到一千多一擔還買不着，

老百姓上午吃白薯湯，下午吃麵糊。

陳 那北平也不好，不到那兒去，你嚐嚐那砂子花生皮什麼的六十二種混合的一兜蛋包。

姚 試試看！

陳 你們吃這種東西？

有什麼法子。北平的老百姓還不是全吃這種東西。
那怎麼行，怎麼行！

你暫時別耽心，我們到底是貴族小姐，像我有職業，他們兩個家裏都有錢接濟，還勉強吃得起小館子。

可是也吃不了多久了。

真是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亦得過下去。

咳，不提這些事情。舜英我送你一樣東西。

〔陳允成伸手進衣袋裏摸索。〕

送我什麼？

〔他拿出一個長方的小子遞給他〕小意思。

〔打開〕喲，自來水筆。這麼好的東西！

我不敢買別的東西。

你送給她們什麼東西？

陳 撥給大姐一包新書。

董 (指身旁發子上的紙包) 這兒。

姚 有書看了。

陳 送給頭龐君一個手錶，誰說他跟章子寒那傢伙跑了，我就不給他。

姚 這孩子倒是疼惜得人家的心哩的。

陳 你沒聽她說過，有個手錶戴在手上，人人看得見，有枝鋼筆有本書什麼的，有誰

知道。

姚 (笑罵) 這個小鬼！

陳 (瞪大眼睛) 長這麼大了，還是小鬼？

姚 那你沒洪蓄什麼東西呢？

陳 (作痛苦狀) 就是她難辦。

姚 難辦？

陳 可不是，我把他喜歡的東西都帶全了，什麼衣料呀，化妝品呀，巧克力呀，可是我今天一樣都沒帶出來，為的看看風色，對症下藥，偏偏不巧她什麼都不要，當

姚

然我明白，我運氣不好，又趕錯了時候。
趕錯了時候？

第一，陰天，秋雨綿綿，心境惡劣。

第二？

第三，週期發脾氣，又讓我剛剛碰土。

第三？

有這兩樣還不夠慘的？

怪可憐。

唉！小姐難伺候。

（忽然開了口）少在背後罵人！

（故意誇大）哎喲！你可開了口了！

我愛！

（趨前）告訴我，愛什麼？

【洪蕙怒不可遏，抓過床上的二本書一下撕破兩片。

姚

（急喊）得點兒，我的。

（已經撕碎）來不及了。

（板臉）洪蕙，你這幹什麼？

（攔住姚舜英）別理她，別理她！

（童若儻跳下床來，將那本撕碎了的書搶過來，亂喊。

（洪蕙站起身來，把牆上的兩根孔雀毛也扯了，扔在地下，怒氣不消

陳

你還要什麼？

（姚舜英指一指桌上的香水瓶。

（陳允成把香水瓶遞給洪蕙。

（洪蕙接過來「叭」一下摔個粉碎。

（滿室寂然。

（洪蕙呆了半天，撲到床上。

（哭吧，哭個痛快。

（仰起頭來）不哭，就是不哭。

洪 蕙

陳 (走上前) 舜英 (低聲) 別說話，別說話。(對洪蕪) 洪蕪，是我不好，我不

好……

「洪蕪仰着頭努力忍淚。

陳 (勸她) 洪蕪不哭，不要哭。

「洪蕪再也忍不住「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慌了，把姚舜英拉過一邊) 舜英。

陳 到底是什麼？

我們剛才都想跳舞，等你你又不回來，大姐又說精神不好，我就跟洪蕪去了，我們先到三屏剛跳了不到半點鐘，場子裏就出事情了。

董 (過來) 什麼事情，出了什麼事情？

電燈忽然滅了，有人嚷，大家不許動，就講演說國破家亡了。你們就醉生夢死？說，這回再給你們一次警告，下次就要扔炸彈了。有人慌了，想往外跑。「兵兵」就放了兩槍，這下子不要緊，大哭小叫，亂成一片，後電燈亮了，誰也不知道是誰演講來看，也不知道是誰放的槍，滿舞池裏，得都是傳單(從口袋裏拿出

（張）我這帶了一張來。

（搶過來）給我看看，給我看。

大家伙兒都嚇傻了，全散了，我們一路出來，她車都不坐，悶着頭走得飛快，跟她說話她也不理。剛才在院子裏我差點兒滑了個大跟頭，她算是笑了一下，進了屋之後你們就都看見了。

（洪蓄哭得傷心。）

（走回洪蓄身邊）你現在可以對朋友們發脾氣，這小屋子裏，也允許你發脾氣，可是你得知道，有一天你會離開這些朋友，你會走出這個圈子，那時候不用說脾氣沒有地方發，就是你想哭那眼淚也是往肚裏流的。

（洪蓄）陳允成聽着發呆。

爲了生活上的事兒洪蓄如癡如你就發了，你以爲這就是受了委屈。

洪蓄陳允成眼色要求魏舜英不要說下去。

（不感）現在世界上，最要是一個能愛惜自己的人，就一定有着說也說不盡的憂曲的。（手放在洪蓄的肩土）可是你愛到這地步是學曲，我們所能遇見真正的委

曲：是屈辱你的意思，侮蔑你的人格，妨害你的自由。

〔洪喬哭得稍輕些。〕

姚：你懂得。

〔僵局漸形打開，陳允威想走了。〕

陳：〔把碎了的玻璃片拾起丟到牆角〕好香，〔把那兩支孔雀毛也丟到牆角〕孔雀翎子……

〔洪喬自禁地擡起頭張開淚汪汪的眼睛看了陳允威一眼。〕

陳：我回去了。

童：小陳，再跟我聊會兒。

陳：趕明兒再來，人家說：晚了路上有打悶棍的，把人打死不要緊，把錢搶走。有何面目去見二老爹娘？

姚：早點兒走也好。

陳：洪喬，別生我的氣。

洪：〔沒點頭，聲音帶着嗚咽〕跟你不相干。

陳 (反而有失望之感)……好，過兩天，我再來。等這雨不下了，天晴了，太陽

出來了，你高興了，我再來。

小陳，你住在哪兒？

長安飯店，三百零二號，我告訴了洪喬的。

你這回來要待多久？

陳 (向外走) 沒一定，等生意做完了的時候。

董 什麼時候是生意做完了的時候？

陳 (走在門口回頭) 生意做完了的時候，就是本錢賠完了的時候。

董 (陳允成走了，在院子裏喊：再見，再見。

笑了) 小混球兒。

董 (陳允成走遠。

董 (洪喬坐起來，兩眼發直，淚流滿面。

董 (姚舜英從抽屜裏拿出一條手帕。

董 (走過去) 哭完了？

〔洪喬點頭〕

〔姚舜英把手帕遞給她〕洪喬接過拭淚。

哭得好痛快。好大一灘眼淚。

哭得到是痛快。把我的書也撕得痛快。

那瓶香水可是我的。

〔遞她〕不客氣。

〔洪喬忍不住，笑了〕

討厭鬼，哭也是你，笑也是你。

〔站起來〕大姐。明天我去買書賠你。

算了，算了。少賴場錢吧，買了再撕是不是？

〔姚舜英仍舊坐到書桌前寫東西。〕

大姐我要喝水。

茶壺裏有，涼了。

〔低語〕不要緊。

「洪萍對……」啣「咕嚕嚕」喝一大口。

「董若儀又脫了鞋坐到床上去，繼續玩起牌來。」

「一步步挨到姚舜英身後，嘴動了動不知如何……」

「姚舜英知……她來了却故意不理她。」

洪 〔低聲〕舜英……

〔姚舜英不理。〕

洪 舜英，舜英。

姚 〔不回頭〕別管和我，我有事。

洪 〔撒起嬌來〕舜英……舜英……

董 又撒起嬌來了。

姚 〔轉過身來皺眉〕我真受不了你。

洪 舜英……

姚 有話快說，我的事還多得很呢。

洪 〔懇求〕不做事情 跟我聊五分鐘。

姚 拉扯囉？你當我那麼閒得無聊呀？

洪 （拉她）不管，不管。

姚 去！去！

洪 不，不。

姚 有話好好兒說好了，幹什麼拉扯扯扯的。

洪 坐到大姐床上去說。

姚 什麼事？什麼……

（姚舜英話沒說完，已經被洪喬橫拖豎拖到董若儀床邊，推姚舜英坐下。

董 這丫頭又發神經病了。

（洪喬臉紅紅地笑，不知怎麼說好。

姚 你是什麼毛病！

（用手把姚舜英的兩邊腮頰捏着）舜英……

（推開她）討厭？別這麼動手動腳的？

洪 你還生氣？

姚 才沒那麼大功夫呢。(笑了)

洪 我真怕你生氣。

姚 你會怕我？

洪 真的怕。你剛才罵我的，我懂，我也都聽

姚 聽了，懂了，又有什麼用？

洪 (有口難分) 你看好了，你往後看好了？

董 好，算了，算了。以後再說以後的。

洪 因為……因為我今天本來就不高興。

姚 你常常不高興的。

洪 (急了) 真的，因為爸爸來了信。

洪 (洪喬跑到自己床上，翻出一封信來)

洪 我看了三遍了。大姐也看過了。

洪 (洪喬把信給姚舜英看)

洪 爸爸說田地都被兵馬踩平了，糟踏得不像樣子。今年家裏的收成不到二成，完全

被日本兵用低價強迫收去了。我們一省的淪陷區域，飢餓的災民已有二千多萬……（俯身讀信）……彼等就以飢餓為手段，迫使魚蝦蝦蟹非……食都邑，復設立「勞動協會」誘騙飢民，橫加奴役。非復生人之境，不知死於何所……」

〔姚舜英仍俯繼續看下去。〕

洪 爸爸說因為這樣，所以不能給我更多的錢，不能供給我比較好點的生活，他心裏難受。他不知道我聽他這樣說才更難受。昨天我就哭了一次了。

〔姚舜英沈默地把信收起。董若儀扭轉頭向裏。〕

洪 從小就是爸爸帶着我玩，我前年回家，爸爸帶我到城牆邊兒的草地上跟我一塊兒翻跟頭，他跟我寫信，是小兒，小狗兒，小寶寶那麼叫我開着玩兒，可是打今年起，就一次跟，上一次了，你看這封信寫得多慘……

〔沈寂。〕

洪 從小我就不怕爸爸，可是我現在真怕爸爸了。（欲淚）我怕他老……，他驟不聞家，可也不許我回去……

〔薰若儀忽然哭出聲來。〕

〔批評〕怎麼了？大姐。

薰 嗚咽着……我母親在家裏生病，也許已經死了，我都不知道……

病重 病……

〔姚舜英把信遞洪喬，拉出手絹來擦眼淚。〕

姚 〔痛苦地〕有什麼法子呢？不說了好不好？不說了好不好？

……還回得去不？什麼時候才回得去？什麼時候……

〔哭出聲來〕爸爸孤孤單單的，我想他，我想他，我們的家……

〔姚舜英把膀子圍住她們兩個。〕

姚 〔溫柔地〕大姐，洪喬，我們都是離家流浪的人。我們都沒有家，可是都不能回

家。我們都爲了想家而痛苦……

〔三個人互相看着。〕

姚 我們想家，無非是爲着家裏的溫暖，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着溫情，在有家不能回的時候，我們爲什麼苦自己？爲什麼不能把我們的溫情互相安撫呢？

「董若儀同洪蓋都撲入姚舜英懷裏。」

作夢吧，作夢吧，三個流浪的孩子作一個同樣的夢，盼望我們還有回家的那一天，那一天總會來的。

（仰起頭來）舜英，我再也不會讓你生氣了。大姐都是我不好，招得你也哭了。我們不會離開？

姚 不會的，不會的，永遠不會的。只要我們永遠在一起，永遠相愛，就是在苦難裏，我們也會笑得很甜蜜的。

姚 看，多好玩兒，我們這算是什麼？

「三個人把頭髮理一理，坐好，互相看一看，忍不住笑起來。」

「姚舜英想走開。」

洪 舜英，你慢點兒再寫，再聽我說一樁事。

姚 還有什麼？

（難於開口）……我覺得……

姚 （望着她）？

洪 我前兩天跟你說過的話沒有錯……我盼着小陳來，今天他就來了，我覺得……

董 （好奇地）覺得什麼。

洪 大姐笑我。

董 誰笑你？

洪 我對他的印象，剛一見面就變了，我覺得……我覺得他不像我想的了。

姚 （點頭）喲。

洪 （終於說出來）我不喜歡他了，我再也不會喜歡他了，他什麼都不懂，他比我還幼稚。

董 我完～懂得你。

洪 是啊，我不知道爲什麼，見了他，我再也不像從前那麼愛跳舞，可是一去就一直在盤扭，我看不慣他那一身新衣服，看見跳舞場裏的那些少爺小姐，我都覺得厭惡，並不是因爲放了檯撤了傳單跳不成舞才生氣的。

姚 （緊抓住洪蓄的手）洪蓄！

洪 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麼我現在最不喜歡的，都是我從前最喜歡的，這太可怕了！

姚

因爲你……

「有鬼敲門。」

董

這時候誰來？

「姚舜英同洪喬一同跑去開門。」

姚

你？

洪

（同時）蔡先生！

「蔡松年走進來，收下水淋淋的雨傘，下半截身體被雨淋得精濕。」

「洪喬把雨傘給他接過。」

蔡

（手足無措）

你怎麼這麼晚跑出來，又下着雨？

姚

（慌張）我……我……

姚

（證實地）看你這一身水！

洪

蔡先生，你……

蔡

（看自己）不，不，我這一身水（看見了董若儀，對她點點頭）董，董小姐！

蔡先生。

有什麼事？

（費力地在身上掏摸）像片兒，小狸兒的像片，我取了小狸兒的像片！

「曉舜莫笑一笑，囁動了動，不要再說他？」

「掏出一個紙袋取出一張照片來）照好了。」

（接過來看說不出話來）……

（湊近前）給我看看！

（遞另一張給洪蓄）一共兩張。

（歡呼）好胖的！（招手）大姐！快來看愛英的胖兒子！

（坐在床上）拿過來給我！

（洪蓄跑過去，兩個人看。）

（驚奇）像媽媽，不像爸爸！

我也這麼說，像愛英，不像蔡先生。

（高興地）是，人家都說小狸兒長得好看。

董 舜英，你的兒子真好，我要他做乾兒子。

〔蔡松年傻笑。〕

〔驚〕舜英……

〔姚舜英拿着那照片，淚流滿面。〕

〔嚇呆了〕……舜英……

〔拭淚強笑〕小瑾兒真長大了……

〔大有膽子〕我總拿你的像片兒給他看，他一見着就叫：「媽媽」！

〔姚舜英苦笑。〕

〔跑過來〕我喜歡他，什麼時候抱他來？

〔蔡松年渴望地注意姚舜英的表情。〕

不，他的祖母不許的。

〔興奮地〕不，只要你喜歡，只要你要她來。只要……我，我一定能夠……

〔姚舜英苦痛地搖頭。〕

舜英，要他來，要他來！

洪喬，別吵！

……可以……可以……

〔門忽然「蓬」！一下推開，周桐衝入。〕

〔大家一驚。〕

〔抱怨地〕嚇我們一跳！你怎麼說都不說一聲？

〔躬腰〕對不起，對不起。（望着姚舜英）

〔恍覺事情嚴重〕什麼事？

〔周桐把姚舜英引到牆角，竊竊低語。〕

〔蔡松年後退，看着她們不知如何是好。〕

〔低聲〕洪喬，什麼事？什麼事？

〔洪喬向她搖手。〕

姚 〔回轉身來。走向蔡松年〕你可以回去了，晚了，路上不大清靜，又下着雨……

〔疑問地〕你……

姚 〔掩飾地〕我有事，小學校裏的事……

蔡：（覺得有問題，但祇得點頭）是，是……
走罷，早點兒走罷。

可是……那天要小睡兒來？

（慘然）還是慢點兒再說罷。

（不敢再說，但用目光顯出了那迫切的催請）……

（不忍）等我想一想再告訴你……

我後天再來罷？

好，好。

（依依地）我走了……

走罷。

是，是，是。

（蔡松年拿起牆角的雨傘，却仍舊懷着疑問地望着姚蔡英，一步步退出去。又從外面把門關上。

（姚蔡英匆忙地打開地氈，把幾紙片清出來。

董 (下床) 舜英 怎麼了?

大姐 別管她。

董 (急了) 告訴我，這是幹什麼?

周 大姐，沒什麼。只是我剛才聽到一個消息，說待一會兒也許有人來檢查房間，我關照舜英，萬一有些不方便的東西，查出來麻煩。

董 (毫無恐懼) 這怕什麼? 叫他們來好了。我們有什麼怕查的?

周 小心點兒好。有些信啊，有點兒不妥當的書啊，碰上了都是麻煩。

董 嗯。(也翻另一個抽屜) 我看我有什麼沒有?

周 (跳舜英開了抽屜，又翻床底下的箱子，又翻書架上的書。

董 (走近洪濤) 喂。

洪 什麼?

周 (指指她的眼睛) 哭了?

洪 誰說我哭了?

周 你的眼睛說的。

洪 你管不着！

周 (一笑，用腳撥着地下的孔雀毛) 去下來了，你還是聽了我的話？

洪 你？我會聽你的話？

周 可倒底是去下來了。

洪 那是它自個兒掉下來的，沒安結實。

周 隨你怎麼說，這倒是由着你了，無所謂。

洪 這時候你還這麼討厭。

周 謝謝你，提醒我，別說廢話了，幫幫忙。

(姚舜英已經把些書本同紙張堆成一堆。)

周 去找一個瓦盆來。

董 燒？

周 燒掉。

洪 廊子底下有個花盆行不行？

姚 好。

洪 我去拿。

〔洪嵩推門跑出去。〕

〔洪嵩馬上又跑回來，手裏端着一個花盆。〕

周 好極了。

〔周栩關緊了房門，把所有的窗簾遮嚴。〕

〔姚舜英用火柴先引着了一些紙在花盆裏燒起來，然後把其餘的書籍紙張丟下去。〕

〔拿出那封信。〕我爸爸的信也罵了日本人的，也燒掉罷。

〔洪嵩把那封信也丟到火裏燒了。〕

〔大家看火，不作聲。〕

〔示意〕舜英。

〔遲疑〕一定要躲？

周 你走開好一點兒。

姚 可是她們……

周 不要緊的。

董 爲什麼要躲？爲什麼？我們都是一樣的，爲什麼要躲？

洪 我想是舜英在學校裏常開會，演講什麼的，那些走狗們會更注意她。

周 一點不錯。

董 (點頭) 舜英，你躲躲好。

(姚舜英不語。去牆角穿上大衣，略略檢些必需攜走的東西。)

周 (向洪招手) 過來，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洪 (走過去) 又是什麼廢話？

周 (低聲) 告訴我看見你的好朋友——就是那個拿孔雀的羽毛來裝飾自己的那個小子了。

洪 胡說八道，你怎麼會看見他？

周 我從不說假話的。

洪 他今天剛到，你由那兒看見他？

周 我可以告訴你他穿的什麼衣服。

洪 (詫異) 你說。

周 一身淺棕色的前後打皺的西裝，黃皮鞋，灰顏色的雨衣，長臉盤，黑髮打着鬍的，對不對？

（莫明其妙）你？

告訴你，在三星。

（恍然大悟）你這可憐的東西，那傳單是你撒的，槍也是你放的？

不是我，我也是非跳舞的，看見了你，你可是沒看見我。

不是你幹的，才怪，我就不相信！

不說這些，可是你哭得好。你從現在起才負擔了責任了，也從現在起才是測驗你的才能的時候了。（見舜英已結束好）回頭再來跟你談。

萬一有人來查就說我兩天沒回來了，問什麼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放心。

（叮嚀）大姐千萬別動火兒，平心靜氣地跟他們談。

你放心。

（周胡開了門，回來把花盆往外端。）

洪 邊在下雨。

姚 (回頭) 大姐，洪嵩，我就會回來的。

洪嵩 呆呆地點頭。

姚 你到那兒去？

董 附近，走不遠。

姚 (又說一句) 你放心。

董 (周樹同姚舜英走了)。

洪 (又坐回床上去) 莫明其妙！

洪嵩 關上了門。

董 依着我，就不嫁。有什麼關係呢？

洪 小心點兒好。

董 (不悅) 浪費精力！

洪 昨天舜英還說這兒沒多少時候好待了，只有走了。

董 走，走到那兒去？

洪 (眼睛裏湧出希望的光) 到後方，到重慶。

董 有什麼道理，還不是跟這兒一樣。

洪 怎麼能這麼說？我們就只爲了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也該去的。

董 (發了牛皮氣) 空氣對我並不需要，我反正不會去。

洪 (賭氣) 我可是想去。

董 得多少路費，你算過沒有？

洪 纔有法子想。

(董若儀不答，咳嗽起來。)

洪 你又咳嗽了，睡罷。

(門外忽然有哭聲。)

(兩人驚異，屏息傾聽。)

(哭聲已到門外。)

(外面輕輕喊：洪蕩姐姐，洪蕩姐姐！)

洪 是白玉華。

〔洪齧跑過去開了門。〕

〔白玉華衝了進來，倒退，靠在門上。〕

〔白玉華豔裝，然而淋了雨，頭髮零亂，臉上脂粉狼藉，衣服也被雨淋溼，色舞鞋滿是泥滓。〕

〔白玉華神經失常，眼睛發呆，喘息不定，眼淚在臉上往下流。〕

〔驚叫〕白玉華！

白 〔定定神，像見了親人一般〕洪齧姐姐，董大姐。

〔董若儀走過來。〕

〔白玉華搖搖幌幌地向前走，洪齧扶他坐下。〕

董 怎麼了？你怎麼了？

白 ……我死了，我怎麼會死了！

洪 把溼衣服換掉，你這樣要生病的。

白 〔推拒〕不，不，我馬上就要走。

洪 出了什麼事情？

白 (喘息略定) 我告訴你…… (腫大着眼睛) 你們知道袁恢?

袁恢?

警察局的特務科長。

(點頭) 知道他。

白 (恐怖的) 就是他! 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那個野獸!

他又……

白 我碰上了他。

(不自禁地) 哎呀!

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前天他到北京飯店來跳舞, 當時就要我嫁給他。

董 (憤怒地) 有這種事!

我當然不肯, 他說他有錢有勢。有地位。

白 你怎麼說?

(搖頭) 金錢, 勢力, 地位跟我有什麼相干, 可是他還能搶人。

(董若僅氣得發抖。)

白 馬上他就叫人給我架走了。(咬牙切齒)他真不是人啊！真不是人啊！

洪 (憐憫地)玉華。

白 可是我無論如何不會嫁給他，我不甘心，我要抗……

董 (撫慰她)玉華……

白 今天中午他忽然給我放出來了，教我回家再想想，再考慮。

洪 (不相信)他會這樣？

白 騙人的！我出來之後，就有好些男孩子，在舞場裏認識的男孩子來看我，誰知道

一個個全被捕了！

董 他怎麼能夠！

白 說是都犯了危害治安罪，把殺死過數不清的年青人，都是犯的這樣的罪……

(慌亂地)他們馬上就又會來抓我，我像倏兒溜到這兒一趙，只爲了……

(白玉華伸手從衣服裏面摸出個封套。

大姐，洪姐姐，我知道你們不討厭我，你們待我好，我求你們……

洪 你說，你說。

白 這是四千塊錢。我跳了兩個月舞賺出來的，求求你給我爸爸跟媽媽送去，留給他們……

洪 (搖頭) 不，不，你跑！我們替你跑，逃出去！

白 不，不行，那他們會殺死我一家，我想過，我不能跑。我只是爲了家……當初我去作舞女是爲了家，現在我讓他們抓走，還是爲了家……還是爲了家呀。

(白玉華把錢塞在洪蓄髮裏。)

白 我走了，我馬上得走了，不然他們……(向外走)可是我爸爸跟我媽媽老了，弟弟妹妹都還是小孩兒，往後……

董 你放心，我們給你照應，你也一定會出來的。

白 (慘笑) 不，我會死，我知道，因爲我情願死也不會嫁給他的。

(白玉華反而笑着跟洪蓄髮若儀握手，轉身跑出去了。)

(洪蓄髮到門前望她。白玉華在雨地下的跑步聲清脆可聞，去遠了。)

洪 (痛苦地) 大姐，我們什麼忙也不能幫她，不能給她盡點兒力……

董 (扼腕) 這叫什麼？這叫什麼！

洪 要朋友有什麼用呢？朋友有什麼用呢？（頓足）事到臨頭，朋友有什麼用呢？

董 （黯然）洪蓄氣也沒有用，到明天去看，說不定會沒有什麼事情的。

洪 你看，舜英偏偏又出了事，不然的話，好歹她也能拿個主意。

董 （嘆）唉……

洪 （鬱悶填胸）我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董 不說罷，去洗臉，洗了臉睡覺了。

洪 不是說等會兒也許還會來沒查……

董 笑話，還等他？連覺都不許我們睡了？

〔董若儀拉着洪濤出去，在外面推上了門。

〔外面董若儀的聲音：好冷！雨又下大了。

〔雨越下越大起來

〔忽然有人推開了門。

〔一個人伸過頭來張望，又溜回去了。

〔聲音：屋裏沒人。

「另一聲音：進去。」

「兩個便衣探捕先進來。隨後那個查戶口的警察提着一盞風燈跟着進來，三個人都穿雨衣，混身都是雨水。」

探甲 (面無表情) 就是這屋？

警 就是這兒。原先住的四位，前三天搬走了一位，還住着三位：一個姓姚，一個姓董，一個姓洪。

探乙 (環顧) 都沒在屋？

探甲 沒出去，門都沒門。先搜了再說。

警 (低聲下氣地) 不等她們……

「探甲不答，過去就拉開油櫃翻起來。」

探甲 去看看弟兄們到了沒有？把大門把住：許進不許出！

「探乙點頭：出門。」

「探甲把桌上，床上，床下的箱子，一處一處分別搜查。」

警 ……是怎麼回事？

〔探甲仍不理他。〕

警 還幾位小姐都老老實實的，沒有什麼……

探甲 〔回頭〕少管閒事！

〔洪蓄跑了進來。〕

洪 誰？幹什麼的？

警 〔陪笑〕洪小姐。

洪 你們……

探甲 〔走過來〕貴姓？

洪 你……

探甲 〔陰沈地〕我是公事！

洪 我姓洪。

探甲 有一個姓姚的？

洪 姚舜英，也住在這兒的。

探甲 在不在？

洪 不在家，出去了。

探甲 那兒去了？

洪 不知道。

探甲 什麼時候出去的？

洪 前天上午。

探甲 （出乎意外）前天？

洪 兩天沒回來了。

探甲 她不是在教書？

洪 在第六小學。

探甲 是不是到學校去了？

洪 前天早晨是去學校的，可是就一直沒回來。

探甲 沈吟。

洪 找她爲什麼事？

探甲 沒什麼，跟她談談。

洪 談什麼呢？

探甲 上頭的命令。

洪 今兒這麼晚了，她未必回得來，等明天回來再說罷。

警 對，明兒再說。這些小兒們沒錯兒。憲瞧，就沒查出什麼來。是不是？

〔探甲四面看，沒巡欲出。洪、警同警察都渴望地看着他。〕

〔探甲剛剛轉身，董若儀跑進來。〕

董 (怒火上衝)……

〔探甲端詳她。〕

董 (盛怒)你找誰？

探甲 就找你！

洪 (上前)她姓董。

探甲 (把洪攔開)你姓董？

〔洪在後面拚命作手式，叫董若儀不要發脾氣。〕

董 (忍氣)唔

探甲 什麼地方人？

董 徐州。

探甲 多少歲？

董 二十六。

探甲 幹什麼的？

董 (沒好氣) 不幹什麼。

探甲 不幹什麼？

董 什麼也不幹。

探甲 姓姚的那兒去了？

董 (強自壓制) 不知道。

探甲 (輕薄地) 結過婚沒有？

董 (怒目) ……

探甲 問你，有丈夫沒有？

董 (大怒) 你管不着！

〔探甲大笑。〕

蘆 (怒不可遏) 你什麼東西！

〔探甲止笑。〕

蘆 (發現自己的小皮箱被碰得亂七八糟) 誰碰我的東西！

探甲 誰？

蘆 你懂規矩不懂？

〔洪齋上去攔董若儀。〕

〔院子裏人聲嘈雜，有許多人擁到門口來。〕

〔警察跑出去。〕

〔警察的聲音：走，走，走，沒事，沒事，沒什麼熱鬧在這兒！別闖在這兒！〕

〔外面人聲，交相議論。〕

董 (怒氣不消) 你怎麼……

探甲 (洗下面孔) 走！

〔董若儀不語，洪齋攔住。〕

〔探乙潛來。〕

探甲

〔指着董若儀〕帶她走！

洪

怎麼？〔跑上〕爲什麼？

探甲

〔威脅地〕你少管！……

董

〔大吵〕你憑什麼帶我！你憑那一點兒？

探甲

走不走？

董

不走！爲什麼走？

〔探甲使眼色。探乙出手槍。〕

〔靜下來。門外人闐然四散，警察進屋。〕

洪

〔走上前〕要帶帶我。

探甲

沒你事，你躲開。

洪

她有病，我去。

董

〔慚了心〕洪雷，我去。

洪

大姐〔皺眉〕你不要這樣兒！

董 去就去，我怕什麼？能把我怎麼樣？

探甲 （兩手插腰）馬上說定了誰去？不然的話，把姓姚的交出來，就沒你個事了。

洪 （向外走）還是我。

（探乙跟在後面。）

董 （急喊）洪蕒！（追上去）

（門外忽有騷動，一個人往裏闖。）

（探乙跨上前，橫身舉槍。）

探乙 誰！

那人 （戰抖地）讓我進來！

（蔡松年衝入。）

蔡 （緊張得戰慄）帶……帶我……

洪 （驚叫）蔡先生！

蔡 要帶，帶我走。

探甲 你是誰？

蔡 你們不是要找姚舜英？

探甲 找她怎麼樣！

蔡 (激動地) 找我一樣(兩眼放着光) 我是她的丈夫。

探甲 疑問的眼光看着他。

蔡 給我帶走，別拉扯好人。

探甲 你老婆那兒去了？

蔡 我不知道。

探甲 你是她的丈夫，怎麼會不知道？

蔡 我沒跟她住在一塊兒。

探甲 爲什麼？

蔡 那是……那是我們家務事……

探甲 (諷諷地) 你老婆在外頭開會，撒傳單，抗日，也算家務事！

蔡 (興奮地狂喊) 北京城裏，除了你們這些走狗漢奸，誰不抗日，誰不……

(蔡松年話猶未了，探甲大怒，向他臉上用力一掌。)

警

(嗟嘆)真是，真是……(不知從何說起)沒有事了，關門歇着了罷。

[警察走出去，反手推上門。

[警察回聲：沒事了，沒事了。陰天下雨，年頭兒不濟，多吃飯，少說話，回屋睡覺吧，睡覺吧……

[另一聲音：快餓死了，吃飯？

[人聲悶靜，落雨。

洪

大姐……

(洪喬撲到董若儀懷裏痛哭。

洪

(嗚咽)大姐，走罷，走罷……

(董若儀雙目呆望，失了神。

洪

怎麼待下去……怎麼能再……

[房門輕輕開了，周樹閃入。

[洪蓋一驚，擡起身來。

[周樹掩上門。

〔聲音。〕

周 別哭了，不是哭的時候。

〔洪蓄擦擦眼淚，不響。〕

董 蔡先生……

周 我知道了。

董 怎麼辦？怎麼辦？

周 抓進去了，我們再想辦法……誰也沒想到他……

董 舜英呢？

周 預備走。

董 走？

洪 〔驚起〕那兒去？

周 離開這兒。

洪 〔追問〕什麼地方？

周 我們都想去的……

（興奮）貧賤！

自由天地。

（急起來）可是我們……

感覺恐慌了，是不是？傻孩子。

（洪蕪呆着）

把眼淚擦乾淨，收拾，收拾，都走。

（出乎意料）馬上？

「夜長夢多」，今天不走，以後就怕走不成了。

可是錢呢？還有……

你祇要聽我的話，那就都有辦法。

（不服）爲什麼聽你的？

（命令地）聽我說！

說吧。

第一，不許鬧小姐脾氣。

洪 瞎說！我什麼時候鬧過小姐脾氣了！

周 第二，一路上意料不到的辛苦，全得忍受。

洪 什麼苦我都不怕。

周 第三，完全得聽我的指揮。

洪 憑什麼？

周 不憑什麼，這次旅行我領隊。

洪 旅行？

周 可不是旅行！

洪 我自己會招呼自己，用不着聽你的。

周 這是團體行動。

洪 我不走了，行不行？

周 不行。

洪 爲什麼不行？

周 (敲鑿地) 把你留在這兒，我們不放心。

〔洪蓄感動，但沒有聲。〕

〔有頃。〕

說一句話，走不走？

我走。大姐……

我是怕，多遠的路……

大姐，打起精神來，我們都會照顧你。

馬上冬天要來了，我……

舜英今天還說：冬天來了，春天就不遠了。

〔搖頭〕春天不遠，冬天也就又要來了，我就不覺聽這種話比方。

〔不高興〕你怎麼這樣？

生活是個永遠的戰鬥，與夏春秋冬無關。

〔洪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把重要東西清好，半個鐘頭之內有人來接，〔走到門口〕一個人只許帶一個小鐘

蓄，一個小箱子，多了不准。

洪 我們怎麼走？先到那兒？

周 先別管，等人來了再說。

洪 誰來？

周 也別管，到時候自然知道。

周 初走了。

洪 （呆了半天）我不走了！

董 爲什麼？

洪 你看他說話多可惡！我越想越氣！

董 他說的倒是都挺有道理的。

洪 就是這點兒可恨，你想想，這麼長的路，他再一傾隊，那還得了！

董 他是故意氣你的。

洪 爲什麼故意氣我？

董 （輕輕地）我看他在愛你。

洪 有這麼愛的？

別說了罷，時候不多，快點兒收拾收拾……

大姐，你？

……我也去……

（驚喜）真的？

（非常誠懇）可是我要跟你說……

（抓住她的手）大姐。

我記得我太自私了，我身體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走遠路，所以平常我最恨聽見別人說走，我聽到說這些，就難受，就生氣……

（洪蓄望着她。）

我也最恨人家說我身體不好，有病……

你的身體到底……

（慘然）是有病，真是有病。

（同情地）大姐……

肺病，醫生說得靜養五年才能好。

那麼……

可是現在我要跟你們走，無論如何要跟你們走。

（猶疑）路上……

路上的辛苦我吃不住，我會死。

不會，不會。

（搖頭）會死，我知道我會死，可是這地方怎麼能允許我靜養五年？我與其死在這兒，爲什麼不死在路！

大姐，你說得太重了……

（不理會）你說的「自由空氣」，我也要呼吸一口自由空氣，今天晚上我們也許才是真的知道什麼是自由了。

（感激地）大姐，我知道你總會跟我們走的。

（突然）可是我……

「洪爺不懂。」

可是我對不住舜英，我怎麼見她……

洪 你說什麼？

董 蔡松年被捕，完全是爲了我，（自怨自艾）完全是我害了他！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董若儀急得哭起來。」

洪 （站起來）事情過去了，有什麼法子呢？快把東西收拾收拾，沒有多少時候了。

「兩人不作聲，拉開抽屜，箱子，清理東西。」

洪 （走過去把門反扣）快點，快點，回頭沒弄完，周棚跑來了，又是一大篇廢話。
「院子裏有男女說話聲，往這邊來。」

董 有人來！

洪 （憤憤）還不到半個鐘頭哇！

「外面喊：洪蕻 舜英。」

洪 （再也想不到）是麗君！

董 她來幹什麼？

「兩人忙把東西推開，躲藏。」

「顧麗君推門：怎麼？睡了。」

「洪蓄一肚子氣，跑去開了門。」

「顧麗君滿面春風，進來。」

洪蓄，大姐。

「兩人勉強招呼她。」

怎麼這麼晚來了？進來坐罷。

子寰也來了。

（驚）子寰！

「章子寰也笑嘻嘻地進來。」

「洪蓄向董若儀作一個絕望的苦笑。」

對不住，對不住，打攪，打攪。

沒關係，坐，請坐。

「章子寰坐下。」

洪 麗君，我們都想來看你，沒得功夫，你好？

顧 好。(四望) 鍾英呢？

洪 (張口結舌) ……她。她……

顧 出去了？

洪 嗯，嗯……

章 (親暱地) 麗君，把雨衣脫脫罷。

顧 (回頭) 不，一會兒就走的。

「大家一時無話。」

洪 (繞到董若儀身邊，耳語) 糟糕透了。

顧 (走過來應酬) 大姐還沒睡？

洪 還沒有，就要睡了。

董 我們剛要睡，明天還有事呢。

「顧麗君同章子寰互相望望。」

洪 (忍不住) 麗君，你有事？

顧 (笑了) 是，是有點兒事……

說罷。

（笑）不好意思。

（感覺興趣）什麼？

說好了，這有什麼難為情的。

那你說。

我說就我說。

（搖手）還是我說，（慙慙可掬）大姐，洪蕙，你們不許笑話我。

（不耐煩）誰笑話你。

我限子實要……要結婚了。

（同聲）噢！（放了心）

（鼓着嘴）不許笑我！

（不知怎麼說）這倒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內的事情。

也是意料之內的意料之外的事體。

章子實傻似地大笑。

（打他一下）笑什麼！

「章子實不敢再笑。」

什麼時候呢？

……明天。

那麼快！

（指章子實）是他……

早點結婚要方便點兒。非常時期，一切採取非常手段。

在花園飯店，明天下午四點鐘。

我們來道喜。

（把洪蕎拉在一邊）洪蕎，我還要來你一樁事。

什麼事？

我們請你作女賓相。

（驚叫）勸！

願 答應我，不許不答應我！

洪 （想半想，笑着）當然可以。

願 （大喜，勾住洪蓄的頸子）我的好洪蓄！

洪 沒別的事了罷？

願 還有，時間太急了，我來不及作衣服，你的那件淺綠的……

洪 借給你，是不是？

願 肯不肯？

洪 我送給你。

願 （高興）不，不要……

洪 別客氣，我也不穿。

願 （洪蓄俯身開箱子，取衣服。）

願 大姐，你看，多不好意思。

董 還有什麼關係，讓她送好了。

願 （忽然想起）哎喲！忘了！

章 什麼？

顯 什麼！還不拿出來？

章 哦，哦，哦！

〔童子寰從身上拿出一疊紙片。〕

顯 〔交給董若儀〕通行證，子寰給你們弄好了。

章 一共四張。

董 〔一張一張地看，驚喜〕還有周樹的！

章 我答應了人家的，總要辦到。

董 謝謝你。

章 不客氣，不客氣，有了通行證，出城進城通行無阻，也可以不受檢查。

董 真是多謝你。

顯 別謝他，他也沒費事。

董 你近來還那麼忙？

章 不，我在休假，咳，這種事情無聊得很，費了無窮精神，總是一無所獲。頂可笑

的，在學校的時候，我還注意過你們，知道不知道。

〔洪蓄已把衣服拾好，用紙包。〕

不知道。

董 結果沒事，多無聊！

〔洪蓄忍不住笑起來。〕

章 不過現在也真難，比方說大島被刺，把全城的麻子都抓了，到現在還弄出個真憑實據來。

洪 （把衣服遞給顧麗君）給你。

顧 謝謝你，謝謝你。

洪 不謝。

章 明天……

顧 明天上午我們用車子來接你跟大姐，還有舜英，到花園飯店，禮服都預備好了，你們的請帖我們算是說到了，不另發了。

董 好，好，好，我們一早就到。

顧

那我們走了。

（兩人向外走。）

洪

還要別的東西不？

顧

不要了，不要了。

董

（高興地）新娘子，明天見。

顧

（羞）大姐……

（章子寰同顧麗君走了。）

洪

（關上門，喘一口氣）真沒想到。

董

給我們送通行証來了！

（兩人高興得很，繼續收拾東西。）

董

真麻煩，怎麼收拾？

（門外有人輕輕喊：洪小姐。）

洪

（又一驚）又是誰？

（聲音：是我，周先生叫我來的。）

洪

（跑去開了門）李媽！

「李媽跑進來，又把門關好。

你怎麼會……

李

周先生叫巧來的。顧小姐跟這位先生一死兒不走，我待在這走馬廊下，也不敢進來。

董

周先生現在在那兒？

李

周先生出去辦事去了，姚小姐在我們家裏哪。

董

在你們家裏？

李

一共有六七位，都在等着周先生的信兒。什麼時候走。

洪

六七位？

李

可不是。說都是到東慶去的。

董

怎麼會在你們家裏？

李

您忘記了？我們當家的是遊擊隊，他還要送一程路，還關照一路的弟兄們照應呢。伏罷，時候不早了，我來幫忙打鋪位。

洪 我們就是在這兒煩呢，周先生說什麼都不許帶，可是我們什麼都得帶……
董 他們男人提一個小包就上路了，作女人真苦，就是少一個臉盆都是麻煩。

李 (幫着動手) 不苦嘔，小姐們可真不苦嘔；你們又沒公公，又沒婆婆，又沒有小姑子小叔子折磨，又不養腳，又不管家……

〔董若儀同洪舊笑了。〕

李 (不勝豔羨) 你們就要到重慶吃白米飯去了！我們還是坑在這牢城裏，真是……
洪 別說了，看你臉上那兒弄了一大塊泥？

李 (用手擦臉) 缺德缺大了！您不提我還忘了說：我們東邊兒六十八號那家的大姑娘，剛才又讓憲兵架走了。

(驚叫) 白玉華！

李 打家裏給架出來，推上汽車就開走了，正趕上飛出來。汽車打水塘兒上碾過，鬧了我一臉一身都是泥……咳！什麼日子，什麼年頭兒！趕明兒我要是發了財，我準買一輛坦克車在街上亂撞，把這些汽車都撞廢了。

洪 你看見那姑娘沒有？

李 看見了，氣兒都不吭一聲，像死了似的。

洪 蓋已經把鋪蓋捲起用繩子繞了一週，拿著繩子兩端無法可施。

李 （正在幫董若饒收拾行李）洪小姐，慢點兒，我就來。

（忽然一個人接過了一端繩子，洪蓋一驚回顧，是周彬，不知什麼時候溜了進來。）

洪 你！

周 （幫洪蓋捆行李）車票都弄好了，馬上搬走。

洪 半夜三更的，這些東西怎麼搬出去？

周 公寓老板已經給我們弄了車子。

洪 我還要送錢給白玉華家裏。

周 錢你先收着，他一家子都跟我們走。

洪 這麼多人！老老少少的你怎麼辦得了？

周 就是辦不了，得找你幫忙。

洪 我……

周

〔周初止住地，聽，遠遠又有砲聲。〕

到我們的自由國土去，什麼困難攔得住我們？你聽，日本兵又在放禮砲歡送我們呢！

〔大家心裏充溢着希望，自由國土如在眼前。〕

〔雞在叫。〕

〔幕下。〕



開明文學新刊

這是我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叢刊，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各部門都有，我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沒滿三十年，樂觀的人說，短期間有這麼些成績，也就不壞。講的人別有說法，他們以為到如今還沒見過動人心魄的作品，未免寂寥，須由作者們特別奮發，繼續努力。我們編集這個叢刊，無非想提供一些實證：二十幾年來各位作者的心營力求，到底達到了怎樣的境域，從這裏可以看出。愛好現代文學的讀者從這裏選讀若干種，也可以收到賞心會意的樂趣；因為我們自信我們的選擇比較精純，每一種自有它的長處。

我與文學及其他

朱光潛著

詩的藝術

李廣田著

追

張天翼著

殘陽

靳以著

平屋雜文

夏丏尊著

歐遊散記

王統照著

歐遊雜記

朱自清著

倫敦雜記

朱自清著

灌木集

李廣田著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開明書店印行

#814.5/2639

1943

著者: 吳祖光

書名: 少年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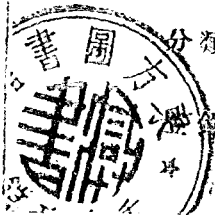
還書日期

借書人

35/4/30

丁宵霖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814.5
2639

登錄號數 1943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發行

乙種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開明文藝學新刊
“少年遊”

※

有署名作不相准對印

編著者 吳祖光

發行者 范沈人
環慶保安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地址 保安路一三二號
電話 七〇五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江西 南昌
成都 永安
昆明 永明
開明書店分店

82
2673



第 99 号